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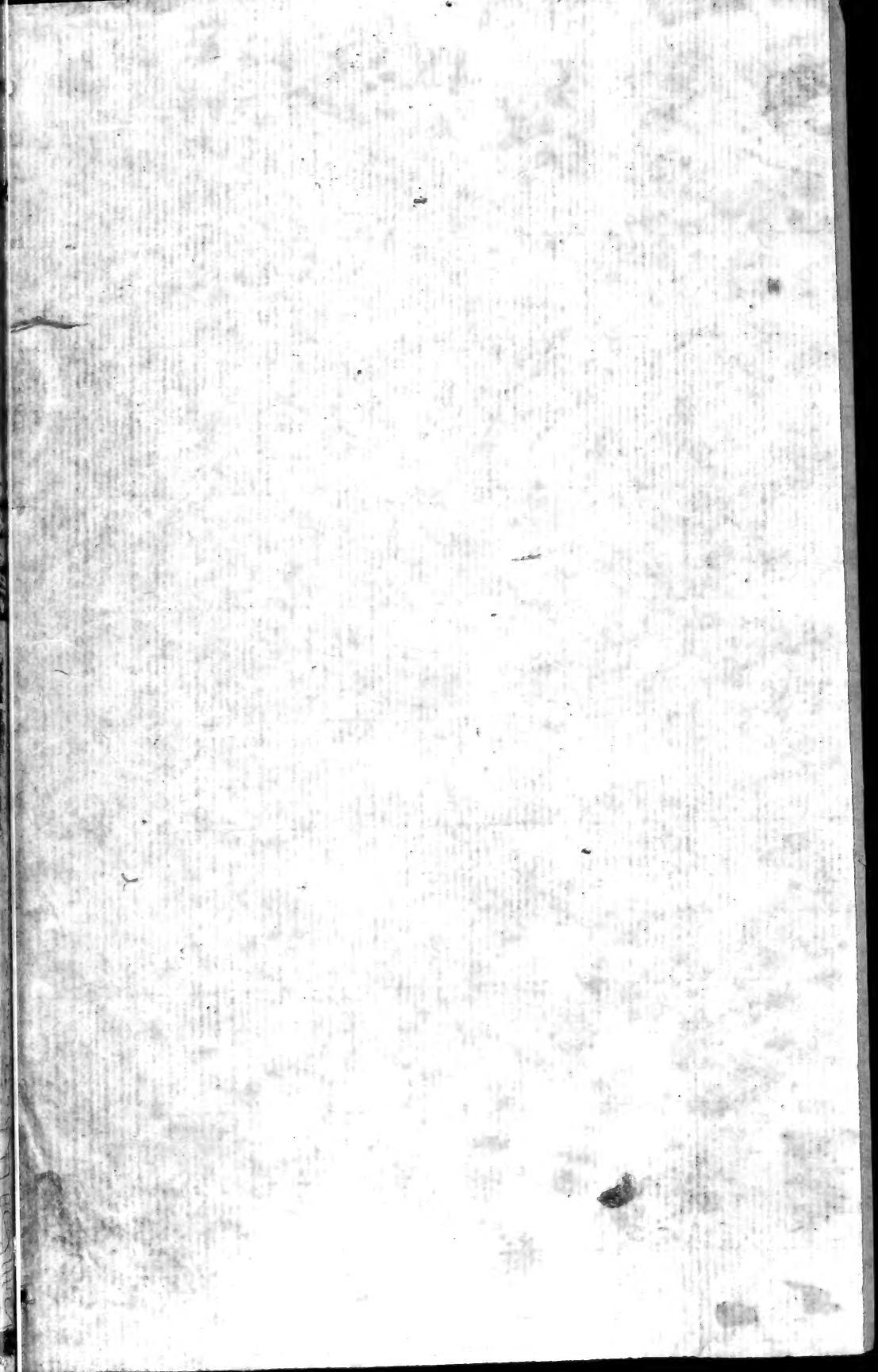
襍志

志襍編綱羅舊聞收拾剩語俾於志無遺憾爾然其中頗有與本志相發明於本志補缺失者山經水志有說必詳編貝碎金聚亦可寶聖人識小蓋亦有以也志襍編附藝

文後

劉知幾曰兩曜星辰麗於天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星緯不易

昔人受封之日以歲星所在爲說晉文卽位歲受實沈董因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一按此晉主實沈故歲在實沈謂晉文公適屬得歲而言非專主卽位時說春秋戰國地每多遷變要以九州之分爲正



得其要古之聖者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陳氏曰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箕主樞或繫之二十八宿實沈
晉或繫之五星辰星主燕趙先儒謂受封之日歲星所在
之辰其國屬之子產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
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賈氏以爲受封之月歲星所在
之辰恐其不然若謂受封之辰則春秋戰國以上占妖祥
可也後世占分野而妖祥亦應豈皆古者受封之辰乎周
季上配天象有十三國呂氏云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
當時所有之國配之唐氏云子產言封實沈於大夏主參
封闕伯於商邱主辰則辰爲商邱分參爲大夏分其來已
久非因封國始有分野若以封國歲星所在卽爲分星則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踈誕中間僅以畢昴三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後夾漈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癸辛襍識

陽城田氏嘉穀曰王應麟地理通釋十二次之分大梁趙也實沈晉也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何以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或多或少徒以裡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聞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

明鴻安果應麟星野論曰余初第時見應麟星野論曰
不知是無頭腦學問且取步天歌讀之因考諸家果無過
於丹元子者覽圖誦歌得心應目每於秋夜登臺仰觀內
自太微外及列宿經緯周垣若珠聯碁布可數而知鄭漁
仲謂素秋無月碧天如水一天星斗盡在宵中如視爲堯
忽而不究心非達天者矣

附測極議宋沈括玉衡去辰十一度去極十五度第九星主
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爲五原雁門丙申爲朔方雲
中戊申爲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癸未雨雪天子獵於鉞
山之西癸亥天子南還升於髭之陞丙寅天子至於鉞山
之陞東升於三道之陞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
驅造父爲御翔行逕絕翟道升於太行而濟於河馳驅千

每封國自有分星不應相土因闕伯晉人因實沈矣又漢魏諸儒辰次度各用當時歷數與歲差遷徙亦非天象度數之正惟唐一行下觀山河兩戒上考雲漢之終始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天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最得天象之正

又曰魏書天象志永興三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八月乙未又犯之在參四年正月又食在畢直微垣之陽參在山河之右或曰自上黨並河山之北皆鬼星參畢之郊也五年四月上黨羣盜外叛六月潁澤人劉逸自稱三巴王據此參爲晉星當從其舊至晉天文志云上黨入輿鬼二度河東入張一度前人已闢之矣

明潞安栗應麟星野論曰余初第時見廖洞野學士云天文

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元王六年晉澮絕于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擊

一本作澮

七年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泝氏韓武子都平陽

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

十七年晉取泝氏濩澤

愼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

爲河雍向爲高平

于類青陽娶于類氏生少昊今澤州說其瑞

井周有井伯穆天子與井公博今天井一日天門築所居墓

邕井宿所分

里遂入于宗周庚辰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實
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
乃飲于桑林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乙酉天子西絕鉞陞
乃遂西南至於鹽己丑天子南登於薄山竇軫之陞乃宿
于虞

查水經注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通
道卽鉞陞也按太行山南濟源縣天井有水昌黎詩所謂
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是也至天井關之天
井智井而無水惟有天井溪卽水經注北流泉也

高平畢氏振姬四州文獻攷

商湯韋氏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二十五年作大

渠郎應鄆風俗通曰晉有渠郎公周大夫渠伯糾後澤有葛

山非齊渠郎

鄆已姓周邑野王西北在陽城

董封趙董安于死簡子追封在高平非聞喜董澤之陂

鄆邳姓春秋二鄆一在晉魏舒以司馬彌牟爲鄆大夫在太

原翼有東西鄆曹參從韓信擊破夏說軍於鄆東卽沁水

東鄆

續續牙國續牙舜之七友舜發退爲諸侯晉狐鞠居采謂之

續簡伯

范士句封長平句邑范與和大夫爭田卽此

冀冀氏并於晉晉以封鄆芮昔郭季過冀舉鄆缺漢猗氏縣

有冀亭在皮氏東今沁水故縣

娥陵女媧氏之臣有娥陵氏列子所稱夸娥也

屠咎如杜例云赤翟別種今壺關陵川

辰辰放氏後春秋赤翟今高平辰壩

澤赤翟春秋鐸遏父邑今澤之鐸壑訛奪火

米禾子國赤翟後今高平米山

依史伯說依疇歷莘皆鄆邑鄭語依蔽補丹也鄆在翼丹在
澤歷依在今陽城莘在下陽

五鳩少昊臣元魏有五鳩墓在今高平發鳩山

胥胥臣胥氏之先在太行邢

伯封夏天官夔之後羿滅伯封金仁山曰君臣爭諸侯也後

爲吉甫邑在今高平

原城后序居原杜云沁水西北有原城樊以原矣

於高都 魏將有巴山事
昔陽肥子後遷昔陽平順東有昔陽故城荀吳假道於虞遂
入昔陽昔陽人遷長平

散宜莧娶散宜氏後散宜生事文武今高平散蓋山訛傘商
蓋殷侯國周公勝殷將攻商蓋辛卯曰難攻請先九裔攻
九裔而商蓋敗今高平蓋州

泣氏逸書趙獻子城泣氏竹書梁惠王九年晉取泣氏有泣
谷水

防風主祀封縣今沁水西北山瞞姓

高粱公羊晉人敗翟於高粱在高平非臨汾高粱故城

陵澤隗姓國卽陵子壽胡也今陵川

鄧卽葵惠公許嬖大夫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卽此竹書梁

惠王元年趙魏伐我鄆京相璠鄆城在山陽西北六十里

陽卽陽樊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八仲之官守焉秦遷
周於陽人聚今陽阿

冥鄭也平陸東北有鄭城今在陽城冀爲不道伐鄭三門入
自顛幹卽此

原晉伐原以原公歸高平原村有原公水晉伐荀以賜原氏
先穀封曰原穀

邢武王後封邢京相璠河內野王西北三十里有邢城邢亭
邢臺隱十一年王以絺租攢茅十二邑易鄔列爲邢田
端氏三卿分晉徙晉侯端氏今沁水

南陂今高平有陂相如廟北陂在汾

巴公周同姓國呂氏春秋晉文公西伐巴蜀今汾州遷巴子

於高都魏將有巴事

使武安君爲上將，徵爲裨將，令軍中無敢泄。武安君者，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卽今省冤谷是也。其谷四圍皆高山，前一路僅容車馬。趙軍旣入秦用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旣絕，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築壁堅守。武安君築臺以望，趙軍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因建空倉於西山，以紿趙軍。趙軍絕糧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解甲降。武安君誘入谷口，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共四十五萬人。當日頭顱如山，後人收而埋之，置骷髏廟。

戰國趙括母長平之役，括母嘗上書趙王言：括不可使括少。

今澤州

左氏傳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今澤之大棘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白起破趙軍於長平殺其將趙括虜降卒四十萬長平初隸韓赧王五十三年秦將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韓趙爲一可以當秦於是降趙五十五年秦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據之趙用樓昌計媾秦求和諸侯聞之不復救趙廉頗堅壁不出又多亡失趙王數讓之武安君白起行千金爲反間言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括母諫不聽秦王聞括已將乃

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
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之心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婦
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
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
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
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北冀之南漢之陰無
隴斷焉

摘山海經

太行在郡邑爲中原之繫北次三經中名實今昔不同而
脈絡可尋况王屋發鳩沁水丹水漳水可指者猶有目因
類及之所云四十六山如神游洞壑知太行縣延極於無
窮故摘山海經北次一卷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

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反其首曰歸山

讀父書自以天下莫能當與父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
善問其故父曰兵死事也而括易言之趙若用之必覆趙
不可使爲將王不聽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卒用括以至于敗君子謂趙母知子趙王不知臣爲足恨
列子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里北山愚公年且九十
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欲汝
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曰以
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
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孀妻有遺男始
齒此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
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

又東北七十里曰鳳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栢草多

此草條管之水出焉管音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

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

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川其背上七其名曰飛鼠澠水

出焉潛于其下停山底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

牛而赤尾其頸鬣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鬣其名曰領

胡其鳴自設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

是自為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設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

河其中有鮪父之魚音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

嘔

而有距其名曰驪善還還旋旋儼也驪音驪其鳴自訕有鳥焉其狀

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鵲音是善驚其鳴自訕今謂

呼為訖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淩淩之水出焉

音而東流注於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鯀魚四足其音如

嬰兒鯀見中山經或曰人兒即鯀也似鮎而食之無癡疾

凡記鯀魚鯀魚孩兒魚名鮎名納皆能緣聲如嬰兒

兒土人云聞雷則奔竄山谷今青蘿山多有之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

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

其鳴自訕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鵲

鵲屬居二音其鳴自訖食之不饑可以已寓未詳或曰

焉其水如蛇而四
其水多紫如子似椒而其陰多精世以陽多玉有

其邑有恐

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門之山

尸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

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

穆天子傳曰北升孟門九江之登

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曰平山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

美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

有元礪

黑砥名也尸子曰加元黃砥明色非一也礪音竹篠之篠

高水出焉南流注于

河

又東二百里曰蠡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

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

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

而東南流注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璽多

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

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

是多石澗水出

焉

澗音輦

而西北流注于泰澤

地理志王屋山流水所出澗沈聲相近殆一水耳沈即濟

也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

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

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

有故溝處無復水即是也

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三百步其名曰發

九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

外傳曰景霍以為城

南望鹽販之澤

即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

縣或無

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藹藹

根似牛蹄可食藹藹二音今江南單呼為藹音

藹藹音

其草多秦艽子似椶而其陰多精其陽多玉有鳥

力出焉南流注于河今在東平縣界其東有林焉

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

流注于汜水

東三百里曰沮洳之山

詩云彼汾沮洳

無草木有金玉瀑水出焉

音其

南流注于河

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

及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

音如倉

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地

有飛蟲黃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洹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

洹音

溢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歐水

溢水今出臨水縣西北至列人

縣入於漳其水熱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

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

其上多柘木有鳥焉

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詆是炎帝之

少女名曰女娃

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

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

于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
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

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

有鳥焉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鵠鵠姑習二音食之不澇不焦也

或作鵠音鵠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其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虡池呼佗

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
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設食之不妒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工黨其上多松栢有金玉

又北百二十里曰柘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郭輿之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淙水出于

其陽音悉各反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泚水

出于其陰音抵肆也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泚水出中邱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

于漳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泚澤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

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臯澤其中多礪石未詳也音雷礪作礪礪大石

貌或曰石名敵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

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虓沱呼沱一名

迂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堙塞也音因

漳水

出焉

濁漳音章

東流注于河

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

今在樂平郡沽縣沽縣故屬上黨

其上有金玉其

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清漳出少山大繩谷至武安縣

南暴宮邑入于濁漳或曰東北至邑城入于大河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

而東流注于滏水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

木中枚也音荀

其草多

芍藥芎藭

芍藥一名半夷亦香草屬

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

鱧似鮎而肥鰻似鰻而青

北人于易水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鄴水出焉或作鄴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音祈般水出焉音盤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嬰石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燕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

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鵠未詳或曰鵠鵠也歷號之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未詳或作鯢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獬音元其鳴自詖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

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其名曰罷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無草木冬夏有雪空

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庫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

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羴羴音屋棟其鳴自訕庫沱

之水出焉今庫沱水出鴈門鹵成縣南武夫山而東流注于漚水音樓液女之

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液音悅澤之澤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濩濩之水出焉濩音尺濩之濩而東

流注于庫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庫沱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臯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漚水

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靈邱縣滋水出焉音慈而南流注

于漚水其木多櫟其草多條漚水出焉音東東流注于河

其祠之皆用一藻蔭瘞之音藻音蔭音瘞音昌代及其十四神狀

皆凝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瘞所其十神狀皆凝

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

用稊糯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摘水經注

水經注沁水逕行跡於今猶舊丹水濩澤及枝津所合并

流注處攷之良然緣摘經與注從源至入河中間縈迴分

合灑灑可誦亦備史公河渠書之義秦中商洛間有丹

水特列經目此則附沁疏說以是水孤行不遠故也

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沮當作涅宋本作洹後漢郡國志

之山沁水出焉南流

沁水即洎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

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

邊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

未詳其上有

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無草木

鴈門山即北陝西陰鴈之所出因以

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多山焉曰帝都之山廣員

百里無草木有王金

又北五百里曰罽于母逢之山北望鷄號之山其風如鷄

風貌也音泉或云飄風也

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

浴即黑水也

是有大蛇

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

山萬二千三百五十二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

開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潁水合水

城西曰潁潁下東逕潁澤墨子曰舜敷潁澤應邵曰潁在

縣西北又東逕潁澤縣故城南蓋以潁氏縣也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元武潁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

東合清潁水水出其縣北東南經澤城東又南入於澤水

澤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

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下

詭爲侯國

一本作下詭考之史記漢表並無其人惟琴操云下詭王於楚王封爲陵陽侯辭不受退而

作歌水歷焦

宋本作焦

燒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

即開燈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

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潁澤水又東南又有上澗水

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注

潁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

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洛出左右近谿參差翼注之也
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

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

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

羈羈水合水出東北巨峻

御覽作駿

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

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

出巨峻山東帶引衆谿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

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卽此是也其水南流

入於沁水

又南過陽阿縣東

沁水南逕陽阿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

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淺澤水合水出

水出銅堤山歷山周迴水道九百作九百里自太行以

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皆霖雨眾谷走水小口朱本作石

進本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

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

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御覽引此斷水空渠行注作閉防

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

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

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為門用伐御覽引此注作

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

玉海引此亦作間二歲月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

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

厥成者非人功所造也其水南分為二水一水南出為朱

垣下有三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
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於沁水沁水
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而
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汾波漱石瀾澗入
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汾上下步
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籠拔宋本密奇宋本爲醫
薈也作茂

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沁水南逕石門也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
西七十里沁水左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
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
按其表云至平言臣被封紹興河內水利臣既封後行沁

王將伐鄭富長諫曰邢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長

三十里有故邢城邢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

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邢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

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

令范粲愛河中宋本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

碑於廟治中劉明宋本別駕呂次父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

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

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

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

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

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

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

潯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又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淳淵南流爲臺淳水南東入沁水沁水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於沁水

又東過野王縣北

沁水又東刊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則

宋本作即

五行之異名

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嶮固

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

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閼也

詩所謂徒歿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卽此山矣其水南流逕

卽成西故卽關宋本也城南有卽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

東水出下信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

曰丹林丹水出焉卽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

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

絕水是也絕水出汶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

水所出東北流左會舊本無會字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

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汶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

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爲

將後遣馬服君舊本無君字有之字吳增本以之字改作君字子趙括代之秦密

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

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

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崔嵬傑

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

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矣非爲廻轅於此也邳水東南

遷邳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橋

一作臺

西南三十里今是

臺在邳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余所

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遷野王縣故城北秦昭

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

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漢

當作漢

陽徙野王卽此縣也漢高

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魏

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

一作治

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岳廟廟

側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陰渚青青彌望奇可翫

也懷州刺史頓邱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

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

東水導支津人焉又東與于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

淵深不測蘊藻冬井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燕麥暄萋丹
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
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
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
太行之嶮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
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
水又東天井谿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
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
出山逕鄆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
志曰山陽有鄆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鄆
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

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疑作存焉漢武帝元

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

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

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元谷東流

逕一故城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

建武六年封萬普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

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

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

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

水者也晉書地道紀曰縣有太行關丹谿爲關之東谷逢

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

背曰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部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

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於山也

又東過邢邱縣之北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邱名邢邱曰懷據今韓詩作懷寧

春秋晉赤狄伐晉圍懷是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

也其三河之地矣常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

舊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於河

沁水於縣南水積爲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

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

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

左水焉以周城漑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

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

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

葵園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南
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於沁譚之丹
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
丹水出相反擊卽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也水首
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
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又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
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於沁水也

又東過周縣北

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
圍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
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
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於沁也

之目矣

畢氏曰析城古桑林昔湯禱雨之地有廟巖然其實桑林卽
濩澤也吾安知大濩之與桑林一樂一舞非同部也皇甫
謐曰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爲大濩別名蓋得之矣左傳
襄公十年晉侯以偁陽予宋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
林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

說苑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邱吾殺此三人則天
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
孔子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
命也夫子路趨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犢晉國之
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

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於懷城殷殷卽是城也狀殷之爲名久矣知非從卬始昔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都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朱溝又東南注於湖湖水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爲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皆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芍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冶冢塋起祠堂於平陵平之肥牛亭近邕陵奏請之詔爲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於彼此則葬也沙溝又東逕陽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於陽之於陽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懷水又值東南流入

於河七需亦或謂是溝爲弟一作其文並同及陽城

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國新於秦王無以責秦王
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
王屋洛林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
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
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
兵下芒卯並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畢
氏按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
陵潁潁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鄆陵河內之開
封中牟陽武酸棗卷此或效潁川長平然王屋洛林則皆
跨河之南北林林鄉也王屋軹也長平或先隸魏後隸韓
竹書顯王七年我與趙榆次陽邑十年鄭取屯留尚子十
七年晉取絃武獲澤獲澤今陽城絃武今高平尚子今長
子固知南北長平先隸魏也然蘇秦以合從說魏不言長

殺之而後從政故邱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
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重傷其類也

家語竇鳴犢一人說苑澤鳴犢犢兩人犢卽鳴犢澤以邑
氏水經澤氏縣卽今陽城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
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
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
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
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
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
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
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效所於秦王無以責秦王

服此則湯之所以誅桀也桀居天門天井也鳴條在今冀
氏少山在沁源

周商高美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夫子善數也請
問古者庖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
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
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
四徑隅五旣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
矩其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
之所以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
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以
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圖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

平魏至是以長平與秦又何以有秦趙之爭哉韓之長平
既破韓復有一長平在潁川魏有長平在汝南秦有長平
在谷口豈皆韓之遺民歟秦有其地不有其民其民歸韓
歸魏韓道絕而通於其寧出入由魏乃分有其民也秦以
長平旌武功望夷宮在長平卒爲二世幽弑之所以一入
殉四十五萬之衆天道蓋可畏哉

墨子夏王桀天有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
鵲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禹
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戡之湯焉敢奉率其
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山有神
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余既受命於
天天命神降火於夏之成閼西北之隅易春榮衆以克有

子以商子公曰君子哉陶子也

韓非子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

商蓋卽今高平散蓋山幸散宜生續封訖牟蓋

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辛甲七十諫而紂不聽歸周周封甲長子至辛有之二子爲董氏

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之耨年刈畝正河濱之漁者攘舜往漁之耨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耨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列御寇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

方出圓笠以爲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
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聖
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以數其裁斷萬物惟所爲耳周
公曰善哉

注云商蓋在今高平商客老子
之師起太行固知商高七姓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
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
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
子曰二子盍相觀乎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子往觀焉見
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二子盍
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子往觀焉梓勃焉實而
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弗其首旁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

周陽之夷邪之一也吾猶窮矣汝其議之

造父本封趙城秦趙共祖之穆天子傳造父御八駿再登顛
輪過黃澤顛輪陽城黃澤遼州也

呂覽桀爲不道暴戾頑貪棄義卽讒以羊萃侯侈爲相凌轢
諸侯以及兆民不由於國始遷於垂秦龍逢以諫死太史
終古哭而去大霧雨血枉矢參射湯與伊尹謀代夏伊尹
往視曠夏聽於妹喜妹喜曰今夕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
有日兩日相與闢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湯
方發師升陲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戰於鳴條未接刃
而桀走遂至太沙禽之焦門放之南巢而夏亡焦乃城地
鳴條在冀氏南沙子國今涉縣桀居天門在澤之晉城太
行之上吳起所謂左右孟門羊腸在其南慮澤在其北也

子必先爲篋良治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
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
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
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
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御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
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
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
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
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輪輿之
外可使無餘轡馬蹄之外可使無餘也未嘗覺山谷之險

策蘇厲爲齊說趙王曰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合素服而聽及溫軹高平於魏及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

左思魏都賦魏土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

空倉秦以給趙米山趙以給秦夫唱籌量沙敵獨疑之曾謂聚米爲山十數里層巒複嶺假以走敵安可欺秦趙之牧豎哉北岳祀恒山以其神爲庚桑泣西空倉嶺北廟祀空倉神是乃庚桑之轉音也明宋匾辭亢倉子

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陽城有顓輪見穆天子傳冀攻虞入自顓輪以地氏左傳顓
頡燭僖負羈宮文公殺顓頡釋魏犇

漢桓譚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皆盲文帝問何因至此對曰臣
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
餌竇少康後起今沁水觀津儀州皆其後

世本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郡 按
經傳禹與堯舜所都同在河北冀州之域居陽城爲避商
均

戰國策曰桀之居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地理志曰上黨高都在天井關卽天門也

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

門之陽豈非在其北乎各出其南有北谿也然爲故不善

春秋文公九年傳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之易其地也而不知其地
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
續簡伯賈季奔狄畢氏曰續邑濩澤續簡伯射姑之族
射姑使鞠居殺處父續與陽比隣故也射姑奔狄爲賈族
今潞南賈村

春秋防風氏之後主封禺之山山在永安沁水西北狄數侵
中國爲有鄆瞞之族也左傳文公九年鄭瞞侵齊遂伐
我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
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殯見
於載按長狄春秋時襍居潞澤者說著始末略

穆天子傳天子休于濩澤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濩澤應劭曰
澤在縣西北沁水東逕故城南

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鄭康成注

口陽紆所在未聞畢氏振姬曰意即澤之陽阿陽阿既隸

獲澤矣語曰陽阿之劍又曰陽紆之劍今其地工鍛鍊名

大陽由來遠矣

春秋隱公十一年王取鄆劉為邲之田於鄭

地輿記曰鄆水西劉曲屬澤

邲在太行

春秋左傳僖公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時

竟殺奚齊卓子及其大夫荀息

高粱即曲梁春秋晉人敗狄于曲梁公羊曰高粱書在晉

人滅潞之上高粱距潞不遠矣畢氏曰高平有高粱上

梁沁有下梁由下梁戰高粱由高粱滅潞距潞百里西師

之次也又僖公二十四年傳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杜

注曰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

北曰武安南曰屯城皆白起屯兵之所左山右水進退有據其去長平尙百餘里頓大兵於此越數險而擒難敵之敵俾無噍類夫以四十萬衆既當其鋒又絕其後又宿重兵於別所布置得宜陰陽互用吾觀武安之行營部置而信能成功於頃刻也卽秦王不親至河內發民十五以上赴長平武安亦足自辦矣

五代史李嗣昭傳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拔高平有韓王山鳳臺巴公鎮有可寒山皆當孔道查舊志無含山疑卽含山之訛姑兩存之以待攷豈李嗣昭本姓韓復訛含爲韓歟

竹書紀年周烈王十七年晉取元武獲澤梁沈約附注曰即雷澤舜漁處

長平之坑至今農人掘地多見髑髏人骨及戈頭箭頭戈箭悉銅製箭鏃三稜今猶及見之往往箭鏃中骨不得出李賀詩漆灰骨末丹水砂淒淒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鏐雨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又曰訪古沈瀾牧斷鏃折鋒亦盡會封肉南陌東城馬上兒勸我將金換繁竹

省志紀云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頽遺址尙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土人謂交兵時築

省志紀云陵川寶應山又名秦嶺謂秦時築以事攻之長平

之役秦人盡邑道使兵及昭陽而築也又計石城百里非

禹貢錐指云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東河內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縣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

高平畢氏振姬曰周禮有星土之說晉屬諸參拜戎不暇戎翟實偏處此潞子土地甲兵壓天下周鄭齊魯邢衛脩狄方西向與晉爭沁之醴翟武鄉沁源之白翟遼之昔陽榆社之甲父純留之留長子之吁壺關陵川之廬咎如卑耳澤之鐸高平之辰米陽城沁水之烏虢長翟杖馬箠從潞子盜邊不爲晉之分民豈爲爲參之分土晉分民參分土何以天子諸侯百年戎翟之患無寧宇春秋詳內而畧外不論也晉之滅潞也爲不祀也星辰之神山川之神與神

世本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經傳夏堯舜同在河也冀州之域不在河南居陽城爲避商均山海經少室之山鄭璞注曰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是河南有陽城

博物志曰河東堯所都大陽舜所都前趙劉聰據平陽後趙石勒據襄國石季龍據鄴北齊高歡以鄴爲上都晉陽爲下都

河圖曰九州殊域水泉剛柔各異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建其泉辛以鹹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杜牧曰冀州者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疆大也

朱志云河東蓋禹貢雍冀二州之域而冀州爲多當菁參之分其地東際常山西控黨項南盡晉絳北控雲翔當太行之上地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畜其斬嗇尤甚朔方樓煩馬之所出歲增貿市以覓監牧之用太宗平太原慮其恃險徙州治焉然猶爲重鎮屯精兵以控邊郡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于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卽絕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丹朱之惡顧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爲之立繼乎左

漢書卷之六

卷之三

寶元年更郡名有府五日丹川永固安平沁水白澗

隋志河內郡有濟源縣舊有沁水縣後齊廢入有安昌縣高

平縣後齊廢有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

按隋開皇初始并爲澤州長平郡自此前後魏書六至唐

雖斤量自收下同其匯里東島縣吳楚寺寺云口土貢

辛甲所封有鹿谷山濁漳水出東至鄴人清漳顏師古
注曰長讀長短之長今俗爲漫幼之長非也此未必無據
不知孰是

古所論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也今所謂山東乃古之齊地
青齊是也謂之山東蓋太行山之東也

東坡詩注

尸子曰太行牛之難尸使晉人

十三州記曰太行山或曰孟門蓋險阻是也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河出孟門之上是也一在太行山
東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
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杜預注云孟
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所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卽今

傳載子產之

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

謂唐人之
武王子封

季非周
於晉者

成王滅之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

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句之祖自虞以

上爲陶唐氏

在夏爲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尙有子孫武

王滅商封帝

堯之後于薊而未嘗一見于簡策史趙言楚

之滅陳曰盛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

六二國亡曰

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在舜臯之

下而爵邑不能及其子孫何也

按平陽府浮

山縣志云丹朱食邑潞有長子縣其名舊城

曰丹朱城唐

十道圖曰堯長子丹朱築在縣西周二十里

又有丹朱嶺

縣南二十五里勇謝榛同周斯盛飲山樓詩

上有神農廟所謂前簷滴高乎後簷滴長于是地

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鐘之俞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

爲一俞十俞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

斛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

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亘十州之界連河北諸州始於

懷而達於幽爲天下之脊

地理通釋

地理志鵠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

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有鐵門關居庸呂氏春秋九

塞之一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河內修武也

范曄曰北斷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師不下

山自孟州綿亘至幽州

蔡澤謂范曄曰君相秦陝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一
澤縣之白陘耶

金氏履祥曰太行爲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陰

漢志云濁漳水出鹿谷山淮南子出發苞山後魏志云出素山皆發鳩山之異名

德清胡氏渭曰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如自河內以至井陘總謂之太行山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一邱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爲表識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遂疑古言之非未可也

河南程氏曰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羊頭山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隔在河曲之南桀走保三腰今定陶也桀自安邑入山出太行東南行三十里有隔山

朱子曰河北諸山自北寰武諸州乘高而來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爲雷首又一支爲恒山又一支爲太行太行山千里其山高甚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今陽城縣境正當王屋太行二支廻轉之處中以沁河爲界也

路史前紀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螺蚌之殼顏魯公等以爲桑田之變者也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又曰山空

陽之險塞太行之口

乾河鳳臺縣東南八里白水至此伏流白水河記云於旱乾
水絕不流伏於地下至丹河處始出會流下山陳詩乾河
立塞攻劉頊處

四州文獻載神農之興百穀滋阜羊頭黍爲律上黨禾爲書
是以丹梁似蓋香露成池因有豢龍之圃時丹雀銜九穗
禾其墜地者帝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赤松子其
著也稻梁麥菽粒我蒸民遂爲先代飲食之人

蒼頡作字四目靈光或以爲黃帝之臣路史以爲史皇神農
氏後蓋神農已作穗書書與穗相因起今上黨羊頭山神
農始種五穀西連倉頡古廟乃知倉頡君天下者非臣也

詩也聖考吳起曰夏禹之居上可齊古太華聖明在東南

偉麗而白雲道院乃在寥陽殿之東曰白雲者承真別號也入道院見大鑊一徑丈深數尺勝國時物也宮之南有八仙嶺其勢如八仙飭冠佩下天拱揖而嚮陽臺又有仙猶洞不老泉皆去宮不遠出陽臺宮東北行下山百余武謁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卽煙蘿子宅址也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積功行忽一日于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過祠北行礮道中蹇亂藤屨危石東西兩山壁立千仞風颼颼起巖谷林木間令人震恐礮道中行八里復上山坂壘巖盤曲莫記層數乃循石磴道士導引入紫微宮仰視臺殿如在天上至門金書榜曰王屋山朝真門門內爲天王殿榜曰天下

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濶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
經暨茅君內傳皆云大天之內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
王屋之洞周回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
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常有雲氣覆之輪菌紛
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僊靈朝會之所世人
謂之西頂蓋以武當山爲南頂泰山爲東頂而並稱三頂
云余夙慕天壇王屋之勝顧塵事羈縛恒以未獲一游爲
憾歲乙巳三月十三日乙亥蚤起渡河往游是夕宿原武
翌日丙子宿武陟丁丑宿覃懷戊寅宿濟源己卯晨出縣
城西走溝中四十里飯胡嶺又折西南行十五里度秦嶺
皆行山上逾五里至劍河堡南行又折西北行十五里至

天亭謁玉皇殿殿之東曰清風臺西曰明月臺皆巨石也
又行數十步至絕頂入虛皇觀謁軒轅廟真君祠乃陟三
級瑤臺極其遼覽東曰日精峯日始出時品彩爛然西曰
月華峯月上時光華先見也于是東望海岱西眺崑邱北
顧析城南俯黃河如線嵩山少室隔河對峙咸聚目前下
觀華蓋諸山卑如培塿竊意天下奇觀無踰此者余徘徊
久之乃下三級瑤臺編觀古今諸石刻而日已晡矣是夕
宿上方院偶思李白詩願隨夫子天壇上閒與仙人掃落
花之句超然有遺世獨立之心焉余入寢室將就枕道迂
走報請觀天燈亟出視之則見遠火如流星下土明滅者
無定跡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辛巳昧爽起觀日始出之

第一洞天又上一層曰三清殿面對華蓋山如几案然又上一層曰通明殿設昊天上帝像殿中環列朱龕貯國朝御賜道藏經若干函有碑數十通皆宋金元時物薄暮酌方丈之松菊堂翌日庚辰夙興爲天壇絕頂之遊乃乘小山輶僕夫持鉅羣輿以上出紫微宮西上二里至望仙坡閣披雲于脩煉之跡又上四里至憇息亭凡登絕頂者至此必飲茗少憇故名其地有仰天池四面高而中凹舊有泉今涸至此則山徑愈峻嶮輶不可行乃步以上過此則躡瘦龍嶺登一天門曰瘦龍者以山脊之癭如瘦龍露骨也過一天門登十八盤山石壁陡絕旋繞而上至躡雲嶠觀煙蘿子登仙石石上有足跡下有澗曰避秦溝又稍上

似者乃夢登覽王屋種種與夢中所見合夫豈偶然者哉
明李德正王屋山記

明公安袁宏道書太行山語示陳山人陳山人嗜山水者也
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烟嵐與居鹿豕與
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于名勝寓
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
醉善知山水者不若棲而咎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
而後知是鳬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
是猿猴皆至德也唯于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
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
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携一僕入

景甚奇天既明陰雲蔽翳移時頃之開霽步至北天門見
古松十數株夭矯如虬龍環列成行儼如侍衛皆千百年
物也遂觀捨身崖志心石在東北虛巖之上突出一石灣
只許長丈餘勢欲飛墜下瞰峭壑神悸股栗又觀老子煉
丹池池上有老子祠古碑存焉聞東北有王母洞奧邃莫
測人跡罕至元時歲投金龍玉簡于此余欲往游之道士
甘徑險不可行且有蛇虎潛其中乃下南天門一里許游
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泉一曰太乙池蓋濟水發源處也世
稱析城之山升白氣于天落五斗峯化爲澤雲自石竇中
滴水降太乙池云道士曰每歲諸元會日五更之初輒聞
仙鐘自遠洞中發聲悠揚清婉可聽又曰日出沒時間有

沅水之導覃懷之續皆在所經矣又于是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在懷州之地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河北諸州皆旋其趾程子所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峰耳恒山北嶽在雲中者是歷代以曲陽之山爲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山一在平州一在高麗界中

畢氏紀郭經洹水圖說謂洹水出洹氏縣疑今澤州陵川左傳聲伯夢濟洹水而歌注云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林慮屬今彰德府林縣隋圖經謂安陽河卽聲伯夢濟之所許氏說文又謂水在齊魯間以衆說考之意洹水非高平陵川所自出雖伏而再發而高平陵川舊志悉不載者洹水源

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咲曰杭也非
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
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
究曰太形是僕大咲咲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不
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
如是學究曰寧可負使公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
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咲也

宋蘇軾太行卜居云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
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
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明王樵私箋底柱在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

壅獨有擬障引沁關丹三策

丹水自高平縣來至河內丹谷口有大丹河小丹河從石斗門分流大丹至新鄉入衛小丹至岔河尖入衛長一百九十二里

河防志

沁河性善變遷衝決之害甚於黃河至武陟北關寬二三丈水甚淺且濁脩武縣西關丹河寬七八里五六尺深幾城北行

丹河南注西下中間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用灌溉至劉村入沁水首尾三十餘里

紀程

春秋左傳曰聲伯夢涉洹水圖經曰洹水出林慮山西北入洹水縣舊曰洹氏縣在澤州高平然高平無洹水

段少司空園是玉川子煎茶處中有二泉或曰玉泉去盤谷
不十里門外一水曰潏水出王屋山按通志玉泉在潏水
上盧仝煎茶於此今水經注不載

萬曆十五年黃河漫流議導沁入衛給事常居敬言衛輝屬
旱於河恐一決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
明紀

事本

沁河決蓮花口金屹嶇水浸獲嘉新鄉一帶尋塞之又加築
隄壩以防漲漫

南河全考

沁水至武陟縣與黃河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
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嶇最其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
年沁從此決新鄉一帶俱爲魚鱉

河防一覽

其定懸若背負其地益高山益峻延亘既遠上有三池盛
夏漲發奔迅益駛環州城南會爲白水東南逕青蓮峰合
丹水入於衛

省志紀載云王朴欽天歷法世罕傳歐陽脩嘗問于著作佐
郎晉城劉義叟義叟求得欽天歷經四篇然後朴之歷大
備義叟好學知書尤通於星歷嘗曰前世造歷者其法不
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爲精
密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王朴
能自爲一家朴之歷法總曰躔差爲盈縮二歷分月離爲
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朏朏而朔望正
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

濁漳出高平發鳩山東逕壺關屯留至武安縣東清漳出樂平南少山自涉縣來注之其處名曰交漳口遂東過襄縣入磁州經銅雀臺至館陶入衛

沁河源出山西沁源縣穿太行山出濟源縣經河內武陟縣入黃河自濟源大坡界起至河內計長七十里又東與大丹河合至武陟亦長七十里又東行長七十里寬一省六斗文中皆浮沙淺深無定伏秋水發常虞泛濫

大丹河源出山西高平縣穿太行山至河內縣入沁河自河內丹谷起至劉村入沁河計長五里

行水金鑑

明嘉靖郡人龐浩小析山記云小析山在州城北十里許晉司馬師常住牧於此今有旗杆石在俗呼爲司馬山金李

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豫考交會不
必始合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歷差迺從羲叟言復用
一崇天歷羲叟歷學爲宋第一歐陽脩司馬光皆遵用之後
周琮沈括再改皆不效然後知羲叟之言然

金章宗承安四年五月以旱下詔責躬求直言應奉翰林文
字陳載言四事其一邊民苦于寇掠其二農民困于軍需
其三審決冤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其四行省官員例獲
一厚賞而沿邊司縣曾不濡及此亦干和氣致旱災之所由
也上是之

金大定二十九年諭有司曰百姓多有鹽禁獲罪朕欲依均
辦例令民自煎令百官議之禮部尙書李晏等曰所謂乾

道八節辨其內外以睽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
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
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
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
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易也李淳風著晉書天
文志劉義叟著新唐書天文五行志胥史蘇董因之流也
後漢梁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
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于是京師翕
然稱爲良輔風俗通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病則給醫藥常
使戶曹巡行

宋史律歷志皇祐四年十一月日月食二歷不效詔以唐八

刺澤州致仕後園居鄉里坐爲楊珪註誤被法士論覓惜
之

秦畧字簡夫陵川人父事軻有詩名工作大字簡夫少舉進
士不中卽以詩爲業詩尙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
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年六十七卒臨終留詩云軀
殼羈棲宅兒孫邂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竟簡夫自
號西溪老人有集行於世子彥容爲黃冠師今在平陽
卽編脩萬全字百勝高平人兄無夷字百福崇慶二年進士
百勝少有聲太學中貞祐二年乙科調福昌簿不赴隱居
盧氏山中以讀書爲業作詩有靜功然不多見也正大中

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
每斤減爲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己又巡鹽兵
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
遠者按察司罪之叅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
新進士策至縣令關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
所出晏對曰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
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
人祠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
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後南北通選
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
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無限以數

不耐饑寒則雖小事不能成于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時命好問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科舉詩非所急將無徒費日力耶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子思溫字和之孫經字伯常今居順天

趙內翰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於世號玉峯散人集子述字勉叔承安二年登科賦雪云奇貨可居天種玉太平有象麥連雲屏山故人外傳說勉叔詩章字畫皆有父風性落魄嗜酒卒以樂死個儻奇男子也

李承旨晏字致美高平人唐順宗第十六子福王綰之苗裔父森字彥實工於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二

召爲史館編脩從行省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秋風
謝傲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縱
所如不數日溺水死人以爲讖云

郝先生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家世儒素伯父子鵬有詩名號
東軒老人先生少日有賦聲早衰多疾厭於名場遂不復
就舉貞祐之兵避于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
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一傍富兒之門年五十七卒於舞
陽臨終浩歌自得不以死生爲意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
好問十四五先人令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先生教之曰
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磔綴緝外或篇題句
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况一敗塗地者乎又曰

伏御座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闕山寺曾供從官一宿之
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
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刼制我耶卽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
尙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經童科皆自致美發之出爲
沁南軍節度使告老不從改昭義軍節度使且授子仲略
澤州刺史以榮之時澤潞旱甚致美擅發倉粟三萬石拯
餓者因上章請罪章奏而本道提刑彈章亦至章宗謂宰
相言提刑職當然李宴義當然不之罪也仲畧字簡之大
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山東路按察使道陵愛其俊快比
爲脫帽鶻云致美自號游仙野人簡之丹源釣徒有集傳
于世簡之之子肯播字克紹肯獲字克守肯德字克脩

元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
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致美皇統二
年經義進士釋褐臨汾丞時張太師浩判平陽一見愛其
才爲之延譽稍遷遼陽幕官與興陵有藩邸之舊以翰林
爲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遠入掠中原
以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
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輪租爲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
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
供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
於致美致美上章大畧謂天子作民父母當同仁一視分
別輕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溥照豈可使天下

密院言囊加臺阻兵四川其亂未已請命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皆調軍以湖廣行省官脫歡別薛李羅及鄭昂霄總其兵進討從之

元史河渠志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茆堤六月又決金堤並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監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復爲丞相有志事功集議庭中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脩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

山中州集
小序五則

郝天挺謂其弟子元好問曰學者貴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

劉瀛云莊靖先生詩格律清新似東坡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轉脈絡貫串半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采神采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元史文宗本紀樞密院言河南行省軍列戍淮西距潼關河中不遠湖廣行省軍惟平陽保定兩萬戶號稱精銳請發

之碑文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
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賈魯訪問方
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
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
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
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
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
不滿慮夫壅生潰瀦生理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
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
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墜突則

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
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
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
民十五萬人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
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
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
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
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
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旣爲河平之碑又作至

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傳
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堎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
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堎至哈只口長五十一
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回里減水河
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
十步而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
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
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
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并補

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砌築脩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也有岸埽
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蕕掛
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
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
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
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工之
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
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
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
丈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

十六步其脩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後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五尺四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岸埽隄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絲大縲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上

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
砌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
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櫟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
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
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
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
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
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
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
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二
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脩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

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蕚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錘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

繫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踹實推卷稍高卽以木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櫬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脩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掙日力不足夜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

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
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
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糜費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上
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太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
組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組周船身纒繞上下令
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碰之水中又以竹組絕長七
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槓上每組或碰二舟或三舟使不得
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
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
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

尾埽如前兩隄法唯脩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
前存脩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
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
隄長三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
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并剗築樓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
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
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脩黃陵
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剗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
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

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曾神色不動機解提出進官變遷
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壅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
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
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
前埽碰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碰前欄
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
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
隄之後自南岸復脩一隄抵已開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
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
比櫛葬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
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

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檣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
木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
號鼓鳴一時齊鑿湏臾舟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
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
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堦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
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
後功晷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
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樁繫纜四埽及絡一如
脩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
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
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

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
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尖不
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
十有四竹蔑以斤計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鎖萬四千
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簋
椽木麥稽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
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
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
貲兼以和買民地爲何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
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
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

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脩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里自茅河口至板城補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脩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脩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樓水月隄高

一出焉懷懿諸子有號孤松孤巖孤雲者皆慕古好學樂
善循理其子有浩庵益庵恕庵者有雲崖雲峰雲岫雲溪
雲洲者皆博雅精醇親賢友善陵川之盛如此天潢衍派
殆二百祀有衆約十六萬玉牒名位滿巨萬中多賢而學
古然其時每格於宗伯下屬吏操予奪權承襲嗣繼賄納
顯晦有不得祿入而窮餓流離者讀元時郝文忠罪言疏
其相去正自遠矣

太原和贊善希文呂忠肅高弟元時不就祿養母太行山中
飲水著書以爲樂值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
盡希文保障獲完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中咸保
抱携將卒歸士族入明徐魏公薦起擢贊善侍書東朝行

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
能狎水水憤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纔
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芘之
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
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
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
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云

元至正十六年處州副元帥石末宜孫明劉基德政碑石末
先遠人從蕭后爲述律氏稱后族遠亡庫烈兒率所部南
徙爲石末氏居野狐山射狐鼠元興從太祖有功宜孫之
祖元史著者四人高平東有石末里連野狐嶺卽其鄉

安懿安王子仕璉成化二年封十一年卒諡恭僖恭僖王
子成鈞十五年封二十年卒諡莊隱莊隱王第二子宏治
七年封正德十三年卒諡康肅康肅王子俊栢嘉靖九年
封三十四年卒諡莊惠莊惠王無子推宗人俊槐管理府
事卒隆慶間推俊榕管理府事免萬歷間推俊棟管理府
事卒萬歷間推元倓管理府事

元皇統左秘去思碑云自隋開皇三年爲州迄皇統三年共
五百六十一載中之爲刺史者門著勲闕有若燕公于顯
王特眷委有若趙公王琚文皇介弟有若韓王元嘉密王
曉清約得民和有若伊婁謙明縈稱良牧有若長孫順德
彼楊德幹雖有威名不見稱述

以母老辭歸

出宋學士濂集

四州文獻載宣寧王隰川王列傳云明宣寧王隰川王皆代王支子也代王桂初封豫洪武二十四年改封代王大同建文時廢爲庶人永樂靖難後復之稍不自檢與其子遜料遜煽褻衣冠行市袖錘斧傷人上聞之遺書戒諭王亦悔遜料王第七子正統二年冊封宣寧郡王初建大同府城天順四年徙澤成化六年卒諡靖莊靖王第六子仕羸八年封宏治四年卒諡和僖和僖王第二子成鈺七年封正德五年卒諡恭安恭安王長子聰灝六年封嘉靖七年卒諡康靖康靖王子俊相十五年封隆慶五年卒諡昭榮昭榮王子充燦萬曆八年封十八年卒諡溫簡無子推

萬七千三十五斤鐵少而銅鉛貨倍於舊政和間令諸路
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冶收鐵給引然農具器用從民鑄
造卒如舊法宣和復相州安陽銅冶留磁州固鎮鐵冶固
鎮今上黨官榷自宋始也宋初舊有阮冶崇寧又增新阮
政和間數罷數復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重額或
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此其所以側目蔡京也靖康元年
報罷而河北河東京東西已非宋有矣元初置鐵冶司
宋元豐年劉庠除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爲饒請
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

異苑曰上黨參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計然曰人參出上黨類
人者善唐制上黨貢人參一百小兩高平貢人參三十小

地產出鐵其三千六百九山上黨鐵苗甚微羊頭之銅自魏文帝稱之魏至唐朱惟儀有一冶儀卽今遼州是上黨出鐵無幾也管子曰上有赭下必有鐵赭山今多無鐵空矣漢武中年大農丞孔僅奏榷鹽鐵縣官鐵器苦惡價貴強令民買董仲舒桓寬先後交口不便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爲安遷足用之本務由是鹽鐵之議起孝元時罷鹽鐵官孝明復用張林言自鬻唐開元拾遺劉彤上鹽鐵表願詔鹽鐵等官收興私貨於人宋興阮冶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冶之興廢不常歲額增損隨之仁宗皇祐中歲入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銅五百一十萬八千三百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金銀錫時增損英宗

等堡次日陷府谷縣據其城屢戰堅守詭約降繼而趨黃
南川圖大逞延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從孤山進勦斬首
四百級晉兵亦得三百級賊窮送出縣印退保大小寬坪
等寨十月二十日嘉印再陷清水已又陷府谷兵至處之
晉晉總兵王國樑師大燔遂失河曲賊堞而守焉四年四
月十八日裨將曹變蛟艾萬年曹文耀叅謀袁廓守等從
曹文詔收河曲斬首一千六百級獲軍資鎧仗數千計
嘉印銀印一王嘉印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陽城城下
惟岳銀印一

晉地也皆秦將士力云 四年夏五月潞安猗民作亂于

壺關高平陵川 是月也嘉印旣出河曲以二十四日從

岳陽入屯留長子境 此賊犯澤潞之始 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子

兩儀州貢人參三十小兩今秋草紫團暮雨銅鞮間幾曾
拔一枝拾一葉元史載上黨人參貢有歲例石勒園生人
參葩茂甚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參類人形將
相輩出有以偽亂真者在人主識之識其有用不以蘿菔
當參之用識其無用不以參當蘿菔則必不至以人國人
命僥倖矣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山嶺
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正不必於上黨清河求之也
人參生深山中近椴漆下濕潤處椴似桐而多蔭高麗人
參譜曰三極五葉背陽面陰欲來求我椴木相尋

出四州
文獻

九域志宋時潞州上黨郡貢人參一千斤墨一百枚兖州絳
州皆貢墨一百枚今三地墨皆絕響上黨人參徒存其名

道以罪戾鴈門命家將張道法張瓚率蒼頭軍同擊賊
賊伏于平頭山戰死瓚馳救拔出其衆賊南趨澤州
王遂河遂北掠長子 賊以七月破大寧八月破隰州再
破石樓壽陽有客將吳開先者歙人奇士兵使者王肇生
便宜用爲將常挫賊澤州西著舅畧賊從沁水攻陽城肇
生與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其能渡沁戰于北留墩下力屬
殺數百人礮盡無援一軍皆沒賊乃移營攻澤州州人悉
政張光奎者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州也全晉爲
震動閱半月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平濟源修武而畿豫
俱中賊矣 當是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東
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三路並急議督臣張宗衡駐

取山徑至沁水坪止村

正德間流賊亦是日至坪上

從榷山西南行入

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邱長灣村而入

南山官兵尾賊不能擊

點燈子自秦入晉犯寶莊寶莊

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濬道

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

保出而避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

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六月初二日王嘉印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

殺之以其首獻嘉印僞署右丞白玉柱降左丞紫金標

名王

自復糾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

三十六營八大王掃地王邢紅狼黑殺神

曹操亂世王撞塌天闖將滿天星老狗狗李晉王黨家破甲雞入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闖王不沾泥張妙手白九兒

火賊以衆爲解有一人前致詞甚善問爲誰曰宜川諸生
韓廷憲也既聽其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受之陽和兵乘
不備襲賊賊怒而殺天祿敗約南下初紫金樑之敗約
也韓廷憲欲圖之不遂乃以三騎來歸賊至郎壁廷憲偵
亂世王得一民婦惑之言于軍曰是賊與紫金樑爭一婦
人其釁可以說而離也貽書間之云紫金樑將縛以自贖
賊久合聞之遂分分七大股股萬人日混世王日姬關鎮
日八大王日曹樑日
撞場天日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禦之澤州之
九仙臺大破之張道濬遣張瓚伏兵三纒凹邀賊擒其渠
首獻闕下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至陽城中途遇賊過
之不顧曉抵沁水薄暮還潛師掩擊于芹池劉村寨上等

陽任東西二賊所將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李軍
一千八百人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得八千人以手
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責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
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人加以史記頗希牧兵一
千又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苛嵐代州北接利民
馬站老營兵二千得七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
之于是總督張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于
陵川勝之再擊賊于潞州之西和大勝之斬首二千級十
月陽和兵破賊于陽城縣之陽泉又破之于沁水毛連溝
鹿臺寺石塔杏峪斬獲皆千人六年正月宋統殷擊賊
于潞子賊轉入沁水復犯寶光張道濬率鄉人設守時官

落山入此東路進剿之大勢也太汾西北張應昌劉光祚
任之可計日奏功他盜如霍州趙州隰州石樓孝義等處
蠅毛而起皆目爲土賊可折箠笞不煩天兵然鼎臣之言
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遽寇
數也五月賊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之于小河
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六月曹文詔調援豫李卑破賊
于澤州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陽城之延家山八月
賊陷沁水賊自翼城逼沁水李卑駐高平王肇生三檄之
不應十一日賊攻沁水陷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濬有
賊守功道濬前在朝以言事得罪公論冀用軍功漸獲會
沁陷乃諱其勞不許五年九月賊掠懷濟焚清化破修

村斬首千餘 初曹聲言平陽擊賊民失望至是始服

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四日賊陷平順 曹文詔以

十八日晡時抵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出賊

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斬獲賊紫金標老獍

獨從榆社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道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

殺 晉撫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仰藉

皇上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遁潯

源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條今令李卑艾萬年從

澤州陽沁之延巒天井關入賀人龍李杏芳從垣絳之邵

源關警冢村入此西路進勦之大勢也東賊二萬遁輝林

武涉山中其山爲青羊峪赤狄國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

爲春收栽桑之法與山右不同南桑先下子壓條少長接
枝其葉厚而大其不接者名野桑削蠶不宜或值葉多蠶
少之年其頭葉須盡將去令長二葉以飼原蠶即二蠶一
名秋蠶
不食頭葉是以蠶家科桑不令頭葉長過夏秋也頭蠶絲
堅韌中紗羅用二蠶絲光采奪目織綾尤宜澤郡桑多不
接生崖礪路旁不加灌溉土不肥潤任其荒燥每見葉多
筋絲繭絲過簾上機組紆每多紕纒皆不講培養桑本之
故也考農政全書云桑種甚多唯魯桑少樵葉圓厚而多
津其邊有瓣者荆桑也當以魯桑條接之齊民要術云凡
耕桑田不用近樹其犁不著處屬斷令起斫去浮根以蠶
矢糞之王楨曰剝音川去
木枝也桑十二月爲上時正月次之二

武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入清化鎮旁掠武涉輝縣
遂圖懷慶叅將黃士英戰沒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二百
人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中州會
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
賊抵王屋山犯西陽衆二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礮擊之賊
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長子之間時撫豫者樊尙燬爲
疏請曰昌鎮之兵卽河南之兵餉卽河南之餉樞臣移緩
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
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潞安西
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聽良玉受
尙燬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秦兵轉而東

掘作土盆旱宜澆灌如無元樹止就桑下脚窠依土掘渠

埋壓六月不宜全壓士農必用云桑可科去者有四一澀

水條

向下一重者

一刺身條

向裏生者

一駢指條

相併生者先去其一

一冗腓條

雖順生却繁冗

斫樹以臘月爲上正月次之接換之妙在時之融

和手之審密封繫之固擁包之厚使不至踈淺而寒凝也

元扈先生曰接桑必待月暗自下弦至上弦皆可晦日尤

妙自上弦至下弦皆忌望日尤險接須老樹肌肉與接

頭肌肉相對著用新牛糞和土成泥封泥其接頭周圍用

桑皮縛纏牢固又用牛糞土泥封所縛桑皮然後用濕土

封堆接頭上可厚五寸週圍荆棘遮護接大桑宜劈接

挿接小桑宜搭接壓接博聞錄云柘葉叢生幹直葉厚春

月爲下蓋桑多宜苦斫桑少宜省剝農桑要旨云平原土

肥刺桑魯桑種種俱可若山陵土脈赤硬止宜刺桑土農

必用云培桑最宜春分前後十日及十月並爲上時宜栽

培以養元氣鍾化民曰種桑

用魯桑子下種

在正二月至八月亦

可種根要埋直泥要挨緊以水糞澆灌方有生意黃省曾

曰凡桑本縐皮者葉小而薄白皮而節疎芽大者爲柿葉

桑葉大而厚繭堅而多絲高而皮白者宜山岡之地墻隅

籬畔邇于灶屋尤宜又曰藝桑之園不可藝楊多楊甲之

至宜勤捕之接桑之法有挿接有劈接有壓接有搭接有

換接務本新書曰桑聞鐵腥則枝幹愈旺迤南地分十月

埋栽河朔地寒故宜秋栽以霖雨爲上時又曰壓條法寒

在志局與孔孝廉協中論蠶書

每多殞殞者按雜五行書云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
蠶齊民要術云屋欲四面開牕紙糊厚爲籬屋內四角著
火火若在一處則冷熱不均調火令冷熱得所熱則焦燥
冷則長遲蠶小時採桑著懷中令煖然後切餌以得人體
則衆惡除每飼蠶則捲簾帟飼訖卽下蠶見明則食也老
時值雨則壞繭宜于屋內安簇簇蠶具吳中謂之上山薄布薪于箔

上散蠶訖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薪下微生炭火
得煖則作速傷寒則作遲薪用蓬蒿取其涼無鬱浥之憂
走蠶旋墮無汚繭之患沙策不住無癢痕之疵鬱浥則難
棘繭汚則絲散癢痕則無用其外簇者晚遇天寒則全不
作繭用火易練而絲明日曝死者雖白而漕脆農桑通

蠶食之其絲以冷水繰謂之冷水絲柘蠶先出先起先置柘葉隔年不採者春再生必毒蠶如不採夏月必要打落方無毒知此則桑必去隔年葉卽其義也羣芳譜採桑法高樹用梯摘不傷枝遠出強枝當用斧轉腕回刃向上斫之枝查旣順津脈不出葉必復茂諺曰斧頭自有一倍葉此善用斧之效也柔桑不用梯須製桑几如高櫟下列二枕登陟斯易便摘葉而不傷樹又糞桑宜蠶矢根下埋龜甲則不炷不生黃衣

種桑之法以示邦人他

日桑田春茂行南陌者幸毋忘使

君也

冬秀亭
襍記

汪在志局與孔孝廉協中論養蠶法吳申于清明後發紙飼

室板可避地氣蒸鬱務本新書云冬日宜牧牛糞堆聚春
燠踏成壑子晒乾苦起煙時其氣宜蠶齊民要術云蠶室
四面開窻紙糊爲籬收拾火氣蠶小時以牛糞燒令無煙
約量頓火近二服而止若寒熱不均則眠起不齊若燒柴澆則

煙氣薰烝太甚務本新書云蠶必晝夜飼頓數多者蠶必
速老少者遲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絲二十五兩二十
八日老得絲二十兩若月餘四十日老一箔止得絲十餘
兩又云蠶要疾沙宜頻除久而發熱熱氣薰蒸後多白
蠶如遇賊風後多紅殭黃省曾云蠶不可受油蘗氣不可
受煤氣不可焚香不可佩香犯則焦黃而死不可入生人
犯則游走而不安箔蠶室不可食薑及蠶豈蠶婦之手不

訣曰蠶起眠時葉不可帶雨露爲風日所乾及泥臭者令
蠶生病常收葉以備霖雨則不食溼葉亦不失饑蠶忌冷
蠶母着衣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火自覺身熱蠶亦必
熱約量去火天氣晴明暫揭簾薦以通風口南風則捲北
窻北風則捲南窻則不傷蠶大眠起後剪開紙窻透風日
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添新水以生涼氣如遇風雨夜涼簾
薦放下蠶沙失分則稠疊失擡則烝溼柔軟之物易于損
傷生疾也南蠶皆四眠北蠶多三眠候十蠶九老方可上
簇北方蠶多露簇多壓損壅悶唯宜內置蠶簇用以木架
平鋪蒿梢布蠶于上蓆汨圍護爲良元孟祺農桑輯要謂
蠶性在連在紙則宜極寒成蟻則宜極緩停眠起宜溫大

各條情書如左

陵川僻居萬山中爲一郡清涼之域其地宜麻往與林明府

問及麻利大都南麻外畝內脆唯產陵川者中外堅韌綢

製梳索外雖磨銛而內不絕股故舟人利之按齊民要術

云凡種麻地須耕五六遍倍益之以夏至前十日下子亦

鋤二遍仍抽拔稠間細弱不堪留者卽去却一切但候法

除蟲災外小旱不致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崔實曰夏至

先後五日可種牡麻

牡麻有花無定

種繅麻地宜肥溼早在四

月種遲在六月亦可繁密處芟去易長蘓恭曰繅麻宜十

月採陰乾爲佳農桑要訣苧與黃麻同時熟刈作小束池

內漚之爛去青皮麻片潔白如雪耐水爛可織爲毯被爲

可損苦賣犯之蠶必青爛食苦賣者不可入蠶室韓氏直

說蠶有八宜方眠宜暗眠起後宜明蠶小向眠時宜緩宜

暗蠶大升起時宜明宜涼向食時宜有風遲近風應宜加開下風意

葉紫飼新起時怕風宜薄葉慢飼蠶之所宜不可不知務

本新書蠶忌忌食溼葉忌食熱葉蠶之初生忌屋內掃塵

忌煎燂魚肉忌煙火紙房內吹滅忌側近春搗忌敲擊門

牕灶箔有聲之物忌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忌燈火光夜

煮牕孔忌未滿月產母蠶母忌換顏色衣服洗手潔淨忌

帶酒人飼蠶擡解忌煙薰忌放刀灶上箔上忌熱湯潑灰

忌衣孝人入家忌燒皮毛亂髮忌酒醋五辛麝香等忌當

日迎風牕忌西照日忌熱著猛風暴寒忌正寒陡令通熱

粘膏卽剥下長流水邊漚洗淨風乾露一宿尤白安陰處
忌日色紡之以織 李時珍曰葛有野生有家種其莢如
小黃荳莢亦有毛其子綠色扁如鹽梅子核生嚼則腥氣
所謂葛穀者也唯宋蘇頌謂葛花不結定誤矣其花曝乾
可煉食按葛花主治消酒唐韓翃詩葛花滿把能消酒是
也博物志云野葛食之殺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
亦不可食本草注薤菜搗汁解野葛毒北戶錄衡州南靈
鷲鵠解嶺南野葛諸菌毒猶記羅昭諫宿紀南驛詩不知
無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是又以野葛比僉壬矣費
無忌楚之讒人見左傳

冬秀亭
詩話

陽城西南諸山土瘠地狹居昨無田可耕時以私創硯黃爲

汲綆牛索或作牛衣雨衣草覆等具農家不可無者齊民
要術云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葉而鋤勃如灰便刈束欲
小縛欲薄為其一宿輒翻之得霜露則皮壞獲欲淨有葉者易爛漚欲
薄水生熱合宜濁則麻黑水少則麻脆生則難剥太爛則
不在號泉不冰凍冬日漚者即為柔脆也用書數則以示
邑人

陽城古太行之陽析城在其西南山脈融結草木叢茂產野
葛別處蔓生可緝作布惜邑人未知其法也其根外紫內
白太如臂長者五六尺葉有三尖如楓葉七月著花纍纍
成穗莢如小黃豆宜七八月采之采葛法夏月葛成塊
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著連根取謂之頭葛如太長看

爲夏赤色者名石亭脂青色者名冬結石半白半黑者名神驚石並不堪用獨孤酒曰硫能乾汞見五金而黑得水銀而色赤也夫硫黃配以硝磺作烽燧煙火爲軍中要物立禁森嚴各省採買先持本衙門咨文投院行司司檄到府差員照驗號批方行縣開採現置串口文武官監視買秤既足封閉峒口交給差官沿途關隘搜查不許夾帶收點串口貯庫違者治罪平時則于產黃地方山王窰頭互相稽查不許煎賣每月具結并審戶不許私燒串口毀舊禁新搜括既盡其有偷創者盡置諸法然至秋深農隙山居穴處犯者屢屢矣今抄律文刊刻郡志末俾邑人誦讀曉諭毋得作奸犯科于禁黃之法不無小補云

業官雖嚴刑峻法總不得窮源塞竇之要攷淮南子夏至
硫黃澤蓋陽入地遇陰而成者舶黃似蜜黃中有金紅色
擊開如水晶有光今陽城山峒取礦外暗而中明土人謂
之銅疑卽礦音之訛得礦後貯入陽城甕中瓮口旣滿以
土封固中逗小穴下承瓮口竇者居上虛者居下以石炭
圍煨火蒸黃流入下瓮以一晝夜爲度土人謂瓮曰串口
形可二尺徑一尺唯陽城造者土堅它瓮則釁裂再鳳臺
之沁河土河追山等村山亦產黃與豫之河內濟源接壤
深山大澤犯者時有必得陽城串口乃可燒煨其產陵川
者皆于臭煤石液中取出色青不佳不及陽城者堪用按
硫黃性烈內含猛毒爲七十二石之將藥品謂之將軍外

舊例行其附近五百里以內者私賣事發遵

旨詳議定例以每黃十斤爲一等如十斤以下者杖一百其
十斤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二十斤以上者按照五徒以
次遞加至五十斤以上定例杖一百徒三年者加至杖一
百流二千里至八十斤者增至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
百斤者增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多至百斤以上者照合
成火藥賣與鹽徒例發邊徇充軍其囤積未曾興販定例
杖九十徒二年半者加等杖一百徒三年如囤積賣與私
販者照加等增擬之例治罪至焰硝每二斤仍照舊例疏
黃一斤科斷鄉保隣右知情不首及不知情者俱照定例
加等分別治罪其同居父兄伯叔弟姪并挑夫船戶知情

雍正十年大學士張等會議定例載私販硫黃五十斤以上者照私鹽律杖一百徒三年窩藏之家及知情賣與與販之人者與犯人同罪鄉保隣右知情不首者杖一百受誣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不知情者杖八十如有囤積未會與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鄉保隣右首報者照價賞給其文武官失察者比照失察私鹽例處分

雍正十二年湖廣總督邁題前事凡窩販與販私礦之犯其同居之父兄伯叔弟姪知情不首者照強盜例杖一百挑夫船戶知情不首者照本犯之罪減二等發落如分贓者與犯人同罪若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如據實首報者照例免罪仍向本犯名下追所獲硝黃入官價值另

叢譚

東坡志林說部也郭參軍奕序山海經云閼風遠誇多奇
怪似儻之言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蒸煦萬
殊之分區精氣潰薄游覽觸象異在我非物異也澤深宅
太行異不可殫其時時見於他說者附見焉事之不倫亦
紀其說于篇末

唐柳宗元謫龍說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
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紵之
裏首步搖之冠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女頰爾怒曰
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
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

澤州府志

卷之五十一

不首者均照增擬之例分別發落據實首報者亦照例分別免罪給賞俱各遵依在案

煙欲動數之既任即以擅支行交接公及展牘狂風大作
揭牘空中禽鳥數十擒牘碎之韓復白撫巡兩院方下舟
羣鳥復怒睛奮翅飛鳴若詈辱之狀韓命射之不能退忽
有老鷹迅擲而下除其紗帽碎之韓方駭異而返

葉公天球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團甲法准定繇
役尤篤意人材風俗忤總漕御史總漕入內臺風御史奏
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曰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
京師中途過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
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
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

辱塵土中非若儼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
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
羹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

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陽城令王良臣課民種柿至今爲利又傳公於詞訟小過多
不撻責知邑田中有草土名尖草即能復生閭歲滋
根綿絡最爲妨苗去之不盡若遺寸根即能復生閭歲滋
息如故又田邊有棘則竭其地之木亦能復生收穫因罰曲者以
尖草根或連根棘若干斤糶納而焚之因之田無
荒穢且有求取於他人之田者糶納農民實受其
惠焉至今農者相戲曰爾田尖糶納不治將欲告狀乎

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懼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梅司馬國楨爲孝廉時時冢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魯興堂上王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

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年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思遂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縣樞真三賢祠右後卽家

照翩翩然如野鶴之立鸚鵡也爲曹縣令有惠政拜御史
爲逆璫所恨謫戍甘肅窮邊瘴死猶傳羌中煎酪茶法爲
詩以寄余崇正初起家太僕少卿歷數階拜南京吏部尚
書宏光南渡舉遺賢屏讒慝卓然不回黨人噪而逐之僑
居蕪湖寄食蕭寺繕經禮佛飄衲蕭然以病卒年七十餘
其孫奉其柩歸葬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
節敦篤友誼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泊水上樓櫓
渠荅火礮悉備一鄉人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數萬
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爲國家當一臂由今思之
尤可爲痛惜也金銘有泊水園集林茂之舉其佳者爲錄
而傳之

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
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
三十年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
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
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以上通
幢小品

蕭照漢澤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
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名照雅
聞唐名卽辭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感其生全之恩盡
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其畫山
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惜用墨太多畫名於樹石間

亦大有典午人風味

觀節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摩金剛般若等爲緯會性相融經論妙宗教破名相盡斬
葛藤使學人冰消霧釋也後來會有人恨吾不及親見之
耳

又寄子履旋家書云刻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
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
身立命之處勢燄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煥
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
字藥石可與伏波富不可使復貧貴不可使復賤之語參

看

以上居
錄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遺山之師一爲遺山弟子予考
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

張藐姑太宰慎言陽城人萬歷庚戌進士天啟中以忤魏闖
遣戍甘肅嘗有寄友人書云僕至酒泉卽寓禪室新正儼
得一宅傍有園可引水種果蔬僅借得史記一部求漢書
了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尚書禮記去留都未可
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羅網罟
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約地主以小隊馳關外
臂鷹牽犬獵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炙用野火生嚼流血
亦大快事茗酪最佳羗婦魑結日獻酥潼以餅餌報之僕
嗜此殊勝步兵美醞耳此書不惟見先生行乎患難之學
亦大有典午人風味

藐姑又云寡言之味饒于多無言之味長于寡

兗州府志張慎言初知壽張縣謁曹縣甫下車即申明鄉約
爲修教諭告縣原有社穀乃方勸行復廣于各集鎮丙辰
大饑曹殊賴之年饑各方設廠煮賑單騎謁視親嘗其粥
角巾布衣援公座而坐守者不知其爲縣令也曰令且至
相公何不解事乃爾欲曳之俄而從者至乃叩頭請罪徐
曰汝何竟辱相公耶薄笞之春行郊陌令道傍俱樹榆柳
株陰百里行者得休息而材木之用至今賴之以治行第
一擢御史

劉莊靖公東星治河兼總漕運七省咸受節制循行河隄相
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
利而並舉之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于彭城元

者

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畧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爲皇慶名臣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宏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爲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

池北偶談

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常評事倫字明卿正德六年進士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亦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濬收

謝公曰無傷也若因不識我其朴不自貴如此

張參政昇與李維楨父同舉進士公守衛輝李父參議河南
隨侍任所又十餘年維楨視學素中而公來爲副使侍坐
隨行公無所譏嘗置酒雁塔公與同榜盧叅政南鄉維楨
與諸年家子東西鄉諸年家子有爲諸生者公曰師生之
分與父執並重若東鄉居前諸生退居其後庶幾兩得觀
者以爲有禮焉

楊貞肅守嘉興時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較秋百分之一耳
催徵里胥與秋等民不勝其苦公立法併於秋稅中徵之
後會計秋稅得羨餘卽補其數故終任夏稅悉蠲一民俗
懲國初法禁之嚴不樂仕進每遇考試里胥必報其仇以

賈魯故道也行二百餘年嘉靖末北徙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岡稍盪成渠惟曲里鋪四十里如故公因而鑄之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又濬漕自徐邳至宿通費可十萬邵伯界首二湖巨浸決潏風則善潮渠成行旅宴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泖口河者通漕河一奇道也初議鑿之費百二十萬公費七萬渠將成而疾䟽辭不允從牀簪治河事嘆曰吾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耶

劉莊靖居鄉以儉素自持布衣芒屨食常脫粟家人化之屨履田間時從野老泥飲孟羹豆飯皆爲盡歡一日憇於道

有

晚路而覆者號助公卽臂而出諸淖路人驚曰何物

漢書子弟者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例指文曰恐妨民一日之功 郡民有懷悅者家富而多
善行公每保全之既去子諸生沐送至吳門公見而諭之
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必多事家亦至此索矣汝當策厲
以持門戶沐出百金為贖笑而却之後果有誣傾者皆服
公先見 值歲饑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於當道
後叅政韓按郡欲與考察弔卷在案方展舒忽旋風入戶
捲卷飛騰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絲碎惟卷殼無恙飛落西
關外有鄉民吳某者拾而歸之韓驚駭去 監試閱卷得
二本焚香再拜同列詰之曰人臣以得士為功吾為朝廷
得人慶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後王華辛丑第一人李旻甲
辰第一人 遷本省按察例齋宿城隍廟見神笏長立命

廐之公歎曰人才國家之本也今若此何以爲國擇師教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補弟子員者復其家不給者周之月爲解經叅文行以爲最人才稍稍出焉俗好圖報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縱不抵償亦從而破產不兼官且乘機婪取公曉諭犯者必加誣告反坐不少寬若毀器物及訛詐仍追償由是知警而小兒多獲全其生緣染局匠爲守者每先闕其價入已吏書又從而規取匠工多鬻產完納日役於官餽廩亦無出貧乏至行乞公至輒給價請於朝復其身月給米三斗學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賓興宴必上坐曰吾爲郡之父母諸君乃教吾子弟者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臨大祭致齋

陝西通志 明李參知邵陽縣志 官莫能問 之民謠曰 邵陽縣虎爲患 天降

忠宣公制宜荐歷中外武功治庸著於代者非一而乃
相畏謹諫不自伐給事兩朝大禮曲宴執事必恭爲天
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都指揮使侍宴隆福宮上顧曰
酒而職也豈以衛帥而廢其職乎宜復舊自是眷遇殊渥
每侍宴竟日弗飲亦弗敢離次而賜明尊者再還第上壽
母夫人婉愉盡歡上聞之特封母蔭氏潞國夫人內出奇
醢俾侍從宴於其第以寵之

參政鄭昂霄卒夫人郭氏子濤濤婦范氏皆以慟絕家人倉
卒但爭救母及子濤皆得甦而范氏遂至不救

楊貞肅公繼宗守嘉興民有父子兄弟濟惡者號曰四凶事
發以賂免公召詰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改過不汝咎後

木工截去半日笏長遮神目望不見賊官賊更要錢官吏
皆吐舌 爲按察時令各屬衙門暑月用椽少打寒月打
屨勿椽恐凍傷人手指至打人只在臀下腿上不可打臀
臂傷則陰腫喪命 倉官十餘人坐缺糧繫獄欲寬之而
無由會月俸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故將
其實以聞衆懼請捐俸代償繫者得釋高麗國詩云天下
何人肯執中三原王恕秉心公浙江陳選堪連併更有山
西楊繼宗成化間刷天下清官四員憲廟命刻其名於便
殿繼宗爲第一

陝西通志明李豸知郃陽縣性狷介能治劇邑有豪橫害人
官莫能問豸擒之民謠曰郃陽縣虎爲患天降豸除虎害

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
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
却之河東悉定天子詔便宜行關外事察罕帖木兒乃北
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汧池會叛將周全棄覃
懷入汧梁合安豐賊劉福通等攻洛陽察罕以奇兵出宜
陽自將精騎來援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拜陝西行
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
圖復汧梁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湘河洛江淮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謀大舉以復山東
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荅失八都
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

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寘於法民歌曰虎死害除其
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金溪洪範知嘉興縣事承公
之後廉靜寡欲士民語云洪令楊守承前啟後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
赤擊走之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
興和塞外諸郡關先生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掠
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
管賽因不花死之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入衛時察罕帖木
兒定秦豫乘勝遠聞聞詔卽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
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會曹濮賊方分道踰
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

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亡何李羅帖木兒伏
諫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
二十六年二月復北渡居懷慶又居彰德會諸老將李思
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恃功不平莫肯統屬擴廓帖木
兒乃遣關係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亦與良弼
合兵連不能罷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至是用兵陝西
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奔太原因欲自立擴廓帖木
兒不從由是太子母子心銜之屢趨其出師江淮乃遣弟
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額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
勝負終不解乃戕殺詔諭使臣天下奴等八月帝詔擴廓
帖木兒分兵拒不受命於是額高關保等皆叛關保自察

謀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乃與疾自陝抵洛發并州軍出并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并進自率鐵騎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時山東既平獨益都城守六月降將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察罕帖木兒行按豐營爲王士誠所刺聞者無不痛哭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討賊攻城益急十一月拔其城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伏誅山東悉平乃駐兵於汴洛李羅帖木兒帖木兒伐喪以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不悛李羅帖木兒匿帝叛臣老的沙與禿堅帖木兒遂舉兵逼京師擴瀾帖

守平陽開保遂據澤州三州以見
既入大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嗣皆遣使詣擴廓帖木

師清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和尙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
遽罷撫軍院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帝尋亦
悔悟下詔滌其前非時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
不守閏七月詔復擴廓帖木兒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
孫孺趙恒皆復職以兵從河北南討未幾也速兵潰禿魯
思齊兵皆不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
向事已不可爲矣

元季澤潞盜
據明宋濂紀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
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
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廉
藺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

罕帖木兒起兵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貊高又善論兵
及是列擴廓帖木兒罪狀聞於朝舉兵共攻之皇太子立
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十月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所
總諸軍分隸各將擴廓帖木兒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
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會討二十八年命
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卽
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
花及關保各以兵會思齊良弼夾攻澤州天子又下詔削
奪擴廓帖木兒爵邑令諸軍共誅之二月擴廓帖木兒退
守平陽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河北貊高合諸軍相持
既久大明兵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

有醫自言請藥一
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邦者所宜令行禁止

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權法鑿祖許焉今兩
稅外食鹽錢是已及仁宗朝王拱辰君貺爲三司使復議
權法未定張方平安道繼具本末以奏不宜復權仁宗驚
曰朕不知也卿爲朕撰數語朕將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
時賈魏公守北都聖語至卽刻石于府園騎山樓瘦木亭
上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龍川志

漢書音義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上作桔槔槔頭有兜零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日兜零
龍也

唐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

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
華陽尙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
不虛矣

湯幢小品

懸榻編南城徐芳著芳崇正庚辰進士字仲光亦號愚山明
末曾知澤州

予于秋審見山西妖巫有以利刃加人腹咒之云能愈疾已
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此獄凡兩見亾不笑
其愚且誕者偶看隋書張文詡傳文詡河東人嘗有腰疾
有醫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傷至於頓伏牀枕因
知山西舊傳此術官是邦者所宜令行禁止亦仁政之一

元年後昭義軍節度使領之
武憲元年置隆州總管府修

今元光二年升澤州為忠昌軍節度
晉城鎮二 周村巴

公舊又置天井關

唐節度使初皆領一道故以本道為名若河西河南劔南關
內之類是也厥後分鎮寢多所領不能盡有一道則以其
地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隴右之類是也又有合數州以
為名者若魏博淄青澤潞徐泗之類是也或因其有功則
錫軍號以旌之若振武鎮國天雄定難之類不可悉數由
五代以還至于國朝所錫益多凡曰節鎮皆曰某軍某軍
而孟州曰河陽三城襄陽府曰山南東道太原府曰河東
鳳翔府曰鳳翔揚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劔
南西川潼川府曰劔南東川興元府曰山南西道總九州

總曰折衝府河中府河東郡府三十三晉州平陽郡府十
六絳州絳郡府三十三慈州文成郡府三隰州大寧郡府
六太原府太原郡府十八汾州西河郡府十二沁州陽城
郡府二遼州樂平郡府三嵐州樓煩郡府一石州昌化郡
府二忻州定襄郡府四代州雁門郡府三潞州上黨郡府
一澤州高平郡府五陝西陝郡府十五潞州大都督府

武德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貞觀元年廢
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廢十年又改爲都督府開元十七
年以元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乾元
元年後昭義軍節度使領之轄潞澤邢洛磁五州
昭晉絳慈觀察武德元年置絳州總管府絳潞蓋

地上若蓬萊似道爲言故國委易記無定準
人制尺以調律果黍以定尺漢代變
亦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明王

律尺

神芝譜曰魏青龍元年五月庚辰神芝生於長平之昔陽其
色紫丹其質光輝高尺八寸五分散爲三十六莖枝幹連
屬有似珊瑚之榮詔御府匱而藏之具畫其形

隋之梁彥光性至孝七歲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
五色文石紫石英於太行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於
園中見一物不識持歸卽紫石英親屬咸異之

山海經蔓冬之山草多蔓冬音門或曰太行天門所產非也
菊一名節花一名延年河南曰地薇蒿上黨建安郡曰羊
歡草生依水邊黃花煌煌霜降之時惟此草反盛

府獨因舊以爲名亦出於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輕重然
凡建節者反以是數州爲重非親王尊屬與勲望重臣莫
或得之故韓魏公以司徒領淮南曾魯公以司空領河陽
三城文潞公以太師領河東皆以爲重也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
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
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人作詩悼
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
罪比留北使欲何爲忠竟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
地上若逢姦似道爲言故國黍離離

輟耕錄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文

上卷 卷之五十二 叢譚

志上黨亭梨與真定睢陽鉅野齊農京兆梨並傳

栗之美者箕山之栗晉王常追汴柳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

中呼爲河東飯

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

英紫石英及五色文石于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

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於是百役繁興帝躬

自掘土率郡臣三公以下無不展力

陸璣毛詩草木疏榛桔濟濟桔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

人織以爲斗筲箱器又採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

買赭不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曰山中自有桔

處士劉湯隱王屋見大蜂爲蛛網所縛蛛螫蜂墜地鼓腹欲裂徐入草嚙芋根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爲蜂螫授芋根傳之卽愈

晉令上黨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

五行記馮宣上黨人北平護軍卒官年三十八還家鄉里服始畢婢見宣驚走白宣妻韓悲愕見宣宣曰生必有死恨早別不能忘情宣甥嚴翊至宣曰當有兵亂繼以饑疫并土不可復居候宅東棗樹死便走可免宣去後二百日棗樹死翊與宣家投漁陽越四旬上黨遭寇亂暴兵忽入荒亡塗炭存者少矣

唐懿宗咸通中王子爲王屋令遇真人王太虛授以所注黃

試之齒黑先生取感如意事之
以玉貞公主降先生先生笑不奉詔堅辭還山賜號通微

鳳臺五龍宮碑云順治十二年夏丙夜有龍自殿內出破壁

飛去唐大觀三年溫州判許奉世篆龍泉二字於石

許吉過王屋山見丞相龐公道服從三四童而行吉詢童曰

此丞相龐公乎童曰然吉曰何故游此曰公作王屋山道

君治此山也

青瑣記

毛伯達劉道泰謝稚堅張兆期後漢人學道王屋山其合神

丹毛服之而死劉服之又死謝張不敢服捐山而去後見

毛劉在山二人悲愕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

百歲遊行五岳但陸仙公

陶隱君
仙真譜

宣室志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累爲河朔官改深州

錄事叅軍王武俊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太守以李侍談笑

明俞汝爲通元先生祠記古蔡皋狼舊都漳河水之源唐通
玄先生棲隱處也先生隱中條山往來汾沁時止漳源世
稱張果老云常乘白驢休則疊之如紙置巾笥中乘則以
水噴之卽策以往人莫知其邑里世系善息氣累月不食
數御美酒至千鍾自云生堯丙子位侍中貌不逾中人世
傳數百年亦莫知其年壽武后臨朝召之卽死後見衡山
中刺史韋濟以聞元宗召之卽計地以狀馳白帝遣中書
以璽書邀禮乃至集賢館命以肩輿入帝親問治道神僊
事諸秘不傳帝密遣夜光邢和璞覘之皆莫測帝以藥酒
試之齒黑先生取鐵如意擊之墮湏臾更生帝益神之欲
以玉貞公主降先生先生笑不奉詔堅辭還山賜號通玄

化爲水今無識者然金可不異其
宋孔武仲兒歸行詩序云澤州山中有兒歸鳥俗傳母炒其

曰錯錯錯千錯萬錯云呼爲後娘蟲口未落不出至夜乃
鳴鳴久口吻出血而死墮地久之乃蘇人多聞其聲見者
亦少或以其形似老鳥蓋杜鵑之類

剡溪野語歐陽脩爲河北轉運使到澤州先見劉義叟于陋
巷中義叟時爲布衣尚未知名也後薦之于朝今集中有
舉劉義叟劄子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畫境錄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
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
碎之時程伯淳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
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元好問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

士貞見之甚怒叱左右縛繫獄太守使人于獄中訊李生
曰某少貧窘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
一少年輓駿驟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岩萬仞
遂力排之墮于崖下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
遂仕至此昨入覲王公之貌乃吾所殺少年也今將延頸
待刃又何言哉

避暑漫鈔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鑿草晚歸鑿刃透成
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本草綱目云透山根乃
金英草之類草類蘼蕪可以點金而其毒已甚人食之則
化爲水今無識者然金可不點其毒不可不防也

宋孔武仲兒歸行詩序云澤州山中有兒歸鳥俗傳母炒其

痕跡手中
北齊神武帝自陳王
神武為函使嘗乘
神武之半日乃絕北
有神應者

至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禮天
處壇之方隅陳八玉鏡儒家疑
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者濮陽杜毅主王屋簿
曾親見之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堅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原
達有諸口有無他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若
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田間書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向時有著佐郎劉義
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義
叟物故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下此
以為寶也

攷古錄

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

以杏棟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
屋中四月上浣七夜先大夫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

質相間先人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

陵川士人劉元方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真君朴降筆

詩尤奇偉不凡嘗詠高麗紙詩八句批後云慎勿觸汗神

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

無一字但空紙而已論字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龍盤

一氣風雲走鯨化三山草木枯詠高麗匹紙霜入詞鋒月

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

北齊神武帝自隊王

輔守爲

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

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

天 捷 捷 之 方 隅 陳 八 玉 鏡 儒 家 規

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未子之耳三女願集中有示女孫詩云
附蓋令隴川時尚未子之耳

清城成如容易却艱辛者耶

中州集

張清仲舉股體昂藏行則偏疎一肩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墜

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

朱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或曰仲舉病鶴形也時有相士

在座曰不然此雨淋鶴耳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

通題 續前定錄

張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

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

已他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

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獨未化耶何思之

額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

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東坡題跋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仙鄉

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曰澤州人問三曰湖州人又問上黨

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澤州者曰出甘

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

以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

賜第奉朝請

黃耳錄

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目

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爲

嗣蓋令陵川時尚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珣詩云

王皮者任鳳翔府城外八九里許盛暑中入城買皮料歸至中途憩道傍大樹下忽有二卒來前狀貌奇恠似非凡世間人遽問曰汝王皮與王竊疑懼然不敢不以實對乃曰某是已卒曰陰府攝汝王曰某平生無他過惡望賜矜憐卒不諾又告曰容到家與妻子一別可乎卒乃諾將及門卒力挽之不能入王大叫救我救我比妻子來前王已撲地氣絕既斂胸間微煖如生經宿未敢蓋棺王於冥漠中隨卒至一所儼若王者之庭儀衛吏隸無不備具問曰汝爲秦白起偏將坑趙降卒四十萬知其罪否王荅曰某傭工乎生不曾讀書不知白起爲何人亦不知降卒爲何事於是令王起凡再歷二庭問亦如之荅亦如之乃反接王

苦也竊因相視大笑 同上

元壽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真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延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龍光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譴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墓一鬼因泣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仍送還

傳之至京師者差遺一
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鈔錄公之
辭若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此與元吉諸

其事則屬對睡思昏昏如醉思閒心寂寂似禪心洗硯黑
雲浮水面折花紅雨落牆頭滿地梨花三月暮隔牆楊柳
兩家春秋水芙蓉妝鏡曉暖烟楊柳畫屏春關山明月千
規魂花柳東風蝴蝶夢江頭鷗鷺不關名利也風波野外
荆榛有底功勳承雨露驟雨翻空滌世間之塵垢飛虹飲
海收天下之風雲

燕石集

關仝層巒積霽圖雖祖洪谷子而間以王摩詰筆法融液秀
潤正其中歲精進之作也人謂有出藍之美詎不信夫梅
花道人題詩曰羣峰巖巖暮雲連蘿磴逶迤鳥道懸落葉
深深門半掩踈花歷歷客猶眠巖端飛瀑爲青雨江上歸
舟泝碧烟應識箇中奇絕處昔年洪谷屬君傳

吳鎮雜識

一大池邊取池中泥塗其胸寒氣凜冽洞腹透背王即悟
曰某已記前身事矣遂解其縛復引至原問第三廔王告
曰某曾爲白起偏將其當年殺趙降卒時某曾力諫不從
非某之罪頃間羣一荷鐵校者跪王側王認得似是白起
而形骸骨立又若非似蓋因久囚故也起見王曰子來矣
余復何言方招承庭吏發王還第一庭檢錄陽壽及閻籍
尚有若干年卽命原攝卒引至原憩樹下一推而王乃在
棺中跳躍而起妻子親隣既驚且喜叩問之備言其故有
傳之至京師者差進士高哲篤來鳳翔覆察果實時王元
吉爲本府照磨元吉能備言其詳且有鈔錄公文此一事
雖皆幻誕端可爲爲將而嗜殺人之戒

此與元薛世南所傳畧同

野戰攻城之
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
皆無賴輩歷朝數鎮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

悲淪谷不能決長官泄殺之後劉積敗谷竟不免若斯
聲者可謂賢婦人矣谷不能用而又殺之何哉

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

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為然

燕閭
鐵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

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夜叔

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石室所

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行山崩如

雷往視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九之隨凝如粳米乃合數

九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

天中
記

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
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
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
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齎誥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
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劉延世
談圖

新聲劉從諫客張谷妾谷有文名爲從諫禮遇當從諫潛圖
窺脅谷不能止新聲謂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
野戰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
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鎮一蹄爲天子壽左右
皆無賴輩歷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

又若...
東市...
劉聰即...
左都水使者...
...

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洪谷子作山水

訣為范寬輩之祖

畫史

明河南按察使彭澤計討楊虎紀正德初年劉瑾括天下財
民窮盜起橫行河北文安縣大盜張茂同時劉六寵劉七
宸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楊虎一支獨入山西別賊楊謙
道人太行山有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眾至千人
皆衣赤與楊虎合大掠壺關六年六月虎等復自陵川十
八盤山口出破武安縣臨洺鎮等處復至文安密邇近郭
京城戒嚴乃徵宣府延綏所部入勦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
土物賄當路汙人常誦其詩曰手帕蘇姑與線香本資民

卷之五十二

李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三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師可謂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入閣帖也

米芾

史書

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

又若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韋續書評

晉書劉聰即偽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於

東市

傳臆類諸

題識載酒欲尋江上月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倚東風

立看去東風獨地愁

列朝詩選

天壇倒影見則壬年豐大約在春秋二仲日將出未出時忽見王屋東移御愛松南天門臺殿壇階鬚眉畢現峯巒比西爲尤秀色亦罕見者歡喜呼叫間巷皆起濟邑城內城外皆能見之亦可逾時刻徐則不知所去或竟隱或化爲雲大約三五日後必有大雨老人云有終身未及見者順

治間叠見二次

王母仙燈初見或一隊或數隊或漸出至二三十隊徐或一盞或二三盞或三五對飄渺雲霞間斷續不絕自一更餘亦可至二更城上望之約二三十里許登山視之亦約數

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孤樹
哀談

王尚書國光精識鑒一日在高平劉令一相座劉出其子鴻
調及同學生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文質之象宰覺竟
驚曰皆公輔才安得萃處一室王文雖工惜福差不及諸
子後孫公居相官司農鼎相官中丞張公慎言官太宰鴻
訓官東閣大學士館師王家礎壬辰登進士選涇陽知縣
未任而卒皆如其言

州志

新城山居人深潭取水往往汲出泥毬大如斗堅如石用刀
破之中藏一鳥黃鸝也有以能整毬中何以水不能渡入

蘇譚

雜說

玉屋山下一人解梓櫨木心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足纖悉

衛少保一鳳守青州時一婦人作男子語某衛軍爲某歌能
達其氣有神告之曰非衛公之清不能白盍往訴諸拘之
一訊卽服獄吏一侍女爲魅所憑廨中數數火起獄官懼
禱於魅魅曰大司馬坐黃堂殊艱出入非出而女於外不
可獄吏爲出其女已而火息

明宏治辛酉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夜宿廟傍公
寓忽夢隨縣尹至一宮闕金書會議府三字見全省府州
縣正官皆集堂上坐一尊官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
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知州知縣以次列坐俄有
符使齋文一通置案歌曰天降山西秋榜至矣開榜傍一
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知府知縣皆起應

十里終不能卽仙燈較倒影爲少崇正年間一見

王屋自南望之如屋自西望之如王者車蓋

有熊氏因榆岡作亂禱上帝遣金母命元女授陰符於此帝
遂得策大破蚩尤今壇頂有寶籙堂

嘗宿天壇夜見海口大奇語人人不知信及見唐詩有此題

乃知古人不我欺

濟源志五則

天壇山一名陽洛劉禹錫詩陽洛天壇上依稀似玉京

明姜柳莊琪于忠徹世其術亦緣父得侍太宗先是燕王嘗

一日宴歌璫景清及三司官密令忠徹行酒相之宴徹告

正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

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

臨上奏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
選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
錄皆如所夢憶天榜定矣而忽有那
不定可不畏哉

士之登科者亦如之鄉人每占爲預報嘉靖丁酉有五鶴
集於庠須臾一鶴飛於西南是利中式者本庠四名而澤
州閭承光實原籍高平也鳥之徵異如此

高平縣志

澤州某氏高樓有鬼人不敢登侯公璉未遇時請以身試之
至夜分果有物將登竊語曰侯尚書在盍急避之公後如
其官

州志

尚書白公所知家居時室內忽地輒墳起數日漸高視其下
產一芝大如斗金色炫爛莫不驚異未幾公召起奉常

州志

楊貞肅繼宗未第時作石屋白巖山寺前讀書其中冬夜獨
處虎踰於戶公伊吾達旦恬不爲懼今舊跡猶存

州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一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

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學生知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族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名下一父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又舉筆一父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曾姦良家婦中坐者又舉筆一父至六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害者凡幾以死者凡幾家中坐又舉筆一大父唱名畢中坐者曰衆位可各舉所知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呼寫本者快寫訖上奏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布政司領通關至盤陀驛遇陳桂報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餘皆如所夢噫天榜定矣而忽有那移不定可不畏哉

繼儒以爲即古之赤鸛也
崇正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

予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問輒隨應但不見其
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曰被犯安在隸曰偕至矣遂
覆母室中又輒應於是王爲寘對責以無禮鬼曰某納聘
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見藏其家某所地下
遣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論
令改過鬼喏喏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曠園雜志

王體吾長治人與諸友釀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以
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膩體吾所冠爲銅簪明日
視之已半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取草試之竟不可
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化汞之草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
之耳

舊通志

金莫敢誰何公至牧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慚而退

後渠雜識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惟公一人耳

同上

朱衣鳥出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張希周攜歸陳繼儒以爲卽古之赤鷄也

州志

崇正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村翁有女爲鬼所據具狀其

綠色衣冠襟袖宛然而兩腋下窺黑絲絛
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縵開裂中出一蝴蝶

子遇牛公子某留慰南關道院牛倏遘家變以千金付許
日事急矣東西南北不可必脫有遇需此金以濟而生不
知也居十年所不相聞至國朝牛更名青入監用教習
考知縣許方知某尚在告生曰吾守此地負遊約者徒以
公子金耳今公子在都門需此必急於是賣金借往見公
子抱許痛哭既而曰某不肖家私灰燼意中久無此金願
奉爲買山資許大恚云亮若利此安待今日幸勿汙我牛
改客謝許遂去陟嵩岳不知所終或曰許邂逅宋中一巨
公棲遲歿生亦不食死

州志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偶筆

晉水瀾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
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竭之具爾
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木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
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
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聞諺
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
來因而脩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
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燕園錄

崇正庚辰秋陽城析城山中諸樹忽枝頭遍掛人形長三寸
綠色衣冠襟袖宛然兩腋下穿黑絨綫如傀儡繩繫狀山
人取以贈人懸之室內至春時綠殼開裂中出一蝴蝶飛

金趙文昌字當時懷川人仕至京兆車
聲連壤壁樓色入秋窠草香花落處
山無雨來時頗爲清

陳說岩相國廷敬說其鄉有兄弟皆爲名卿而其孫愚駭不
知書家以中落至持銀梳乞食於市而不悟銀可易米人
家子弟不讀書者可以爲戒因書示子孫輩云

分廿餘節

沁水韓王村玉女祠內有樹一株老幹婆娑每當春秋開花
二次春則紅秋則黃花有異香歷年既久人莫知其何名

州志

康熙三年四月東鄉人誘豫客至家謬爲盟夜半約同入市

貿布行草徑推入智井復下甌石聽之聲聲皆中月初升

行人聞井中有呼救聲且曰我早行失足者縋上訊其故

當集衆縛兇詣公吐實問布客則云初下見亾祖抱井旁

坎中其甌石中牛皮上耳官怒立斃杖下

州志

明宗室大滌子濟題畫跋桃朱術紫芹生陰厓陂池近水石
邊狀類赤芍藥葉深綠背甚赤莖似蕎麥花紅可喜結實
亦似批蕎麥味苦澀其汁可以煮雌制汞伏砂禽黃號起
貧草他方頗少太行王屋諸山最多

有人題太行石壁云太行千里連芳草獨酌一杯天地小醉
卧花間人不知黃鶯啼破春山曉

金李森字彥實工于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
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
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子晏見人物
金趙文昌字當時陵川人仕至京兆轉運副使嘗有詩云蟲
聲連壤壁樓色入秋窻草香花落處山黑雨來時頗爲黃

孔尚耶見稱如此 同

降史神農求雨書大旱雩祭而祈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被雩
以青衣繫社以朱索此陰陽之義也神農求雨書曰春夏
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
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
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
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
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
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漢董仲舒爲請雨法春令縣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
禁伐聚地八日爲壇東門植八蒼繪祀共工用生魚炷酒

康熙年間沁生竇子吉家奉關侯極虔一日出門遇數男婦
引登舟過沁走三十餘里至林村楮時已暮見門庭軒敞
燈燭輝煌盛供饌以待皆肅就席忽見候神叱云尊祟已
久敢復誘害人耶遂提刀殺男婦等鈴鈴有聲皆仆夜

同上

半始甦則在荒棘中迷所向待天明方覓路而歸

同上

沁城北碧峰寺東厓有榭樹一株人鼓掌其下輒應音如鷄

同上

鳴於是遊者趾相錯咸呼爲驚鷄樹

沁邑南鄉村名後麻園者里人劉光岳七十餘口五世同居
忍讓一如張公藝析設長衣出者輒衣之無定主中有一
人頗蓄私囊衆知不言後因事破家議析居私蓄者泣曰
吾不類曩有藏貴願出公之居不必析也遂聚處如初

州志

儀雨至報以豚酒黍茅席無斷衣物鄉位各從方色四時
皆以水日爲龍開陰閉陽焚薪蕤骨十日各異

尸子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十日爲穀雨旬
五日爲特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豈
非太平之應哉

郝天祐崇安寺佛寶舍利記云佛寶舍利屢有異光現於寺
西南隅衆莫能識迨泰和八年四月八日光復大于常時
僧俗大衆尋其跡而探之得古葬藏佛寶其文班班可考
迺唐咸通間縣令所作者其歷數自咸通八年蓋三百四
十有二年也卽造金壇護持聞於縣宰縣宰命工圖之以
紀其詳

勝臚甲乙日共十一青龍東方東鄉八僅衣青舞之田
夫青衣立里社通溝池置五蝦蟆焚雄雞老猱闔南門
水其外開里北門焚老猱埋骨開泉夏令縣邑以水日家
人泥竈暴釜爲壇南門外植十赤籬祠蚩尤十赤鷄丙子
日共七赤龍南方南鄉七壯衣赤舞之赤衣而立通社燔
雞猱如春祀季夏禱山陵無舉土令縣邑十日一徙市南
門外五日家人祀中霽及稷以母蝕五壇帝旁植五黃
繒戊巳日爲五黃龍中央南鄉五丈夫衣黃舞之老者黃
衣立通社立秋暴兵厄巫無舉火煎金器家人祀門祠太
昊以九桐魚植九白繒庚辛日爲九白龍西方西鄉九銀
白衣舞之司馬曰衣立冬舞龍六日禱名山以助之家人

皆以水日爲龍開會

北天社有唐李衛公廟明大曆三年
此衆輯而弗擾民居民德之既去立廟孤峯凡疫災旱

率煩何如命乘驄馬繫一小瓶戒曰馬躩地嘶鳴取水滴
馬繫上一滴水三尺慎無多也既而電掣雲間連下十餘
滴是夕平地水三丈後世祖其說而傳之澤土多旱社人
亦有爲而爲之或曰公三原人嘗偶一過此耳

涇井村李衛公祠萬歷丁酉年碑云白石先生以爲衛公歇
馬之處

高平有野蚘嶺陵川有野蚘廟廟之祀典不知所從始攷野
蚘食苗蟲也卽食米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

關野蚘蟲害稼入平州畊有群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
六年野蚘蟲害稼群雀來食之廣德元年秋野蚘蟲害稼
關中尤甚米斗千錢長慶四年絳州野蚘蟲害稼太和元

金泰和八年澤州判官崔蒲云因隨縣官防備蟲蝻于陵川
縣城外崇安寺止宿時縣宰云本年閏四月初八日本寺
獲佛寶舍利初寺之西南屢現光相城內外俱見一日二
小童於隙地見一穴有火光出驚走告於父秦貴秦貴輒
私往就其中劬之得一葬所因詣寺告於僧圓月僧集大
衆往觀之乃古葬地中置一瓦浮圖門鑰已毀一碑有舍
利之讚四字咸通八年陵川縣令崔琛建塔安葬舍利開
於秦貴昔爲縣令藏今復爲縣令出僕親見之故錄其舍

利真像及舊碑文通作一軸置於佛寶中

北大社有唐李衛公廟明天啟三年羣懷賈復碑謂衛公過
此衆輯而弗擾民居民德之旣去立廟孤峯凡疫災旱

之法獨詳以銅則燥淫風雨所不能變中雜以鉛較利於鐵李長吉長平箭頭歌所謂凄凄古血生銅花也至後世易以鐵而冶銅之法亡矣因見長平箭頭徑寸餘三稜其實銅青黃黧湛土花斑漬猶滯血痕廼附著其說

長平之坑戈頭箭鏃耕人往往得之戈頭不得見見箭鏃數枚形三脊皆銅爲之土花猶漬古血夫兵器皆利用鐵此率用銅未識何義及閱黃長睿銅戈辯甚詳云昔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又春秋傳僖公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盟曰毋以鑄兵遂以鑄三鐘夫五金皆金也秦人之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可知矣是古者以銅爲兵誠然又云

年秋河東同號等州野蚘蟲害稼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八月丁卯同州野蚘蟲生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北蕃野蚘生齊民要術載汜勝之術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野蚘蟲也張有復古編作于方義同註野蚘廟所在俱有其卽八蜡索饗昆蟲之遺意與

明鍾伯敬董安于論晉陽之圍無矢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廩之其高至丈餘發而試之箇籥之堅不能過也矢足矣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銅鍊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寓矢於廩寓銅於柱深心在無心之中實用在不用之內苟一切委之不可爲可歎也陶士

吳郡識之以俟知者 按今碧落寺有金明昌五年碑
一大夫澤州刺史許安仁碑云唐韓王元嘉三子黃公謨爲
母妃房祈福石刻彌勒像磨崖篆碑後刺絳州又刻天尊
像磨崖篆碑文異而篆同皆誤一筆書也宋劉義叟仲更
懷未通識會脩唐書携楮本之局因宋子京始能盡通貽
澤守宋選從子敏求隸書刻石府廨歐公集古錄及弇州
跋皆未悉此故於絳州別石互有指名耳今澤州碑已燬
獨許碑尚存其詳可攷

予游盤亭山宿于峰寺尋後唐明宗勅及洪密禪師遇合盛
事惜寺燬于火碑亦灰燼今所存榻本乃康熙二十一年
歲在壬戌寺僧摸勒非唐時物矣碑存陽城縣北劉村靈

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淫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君子之行是以昔人尚之由長唐之說其長平箭鏃多銅亦奚足怪余隨家大人官澤高平屬邑也因得見長平箭頭又見東觀餘論之說并及之

脩亭朱會
長平箭頭

說

王弼州碧落碑跋云絳州碧落碑篆書在石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拓別刻置廟中今本乃別石耳李旋之輩以爲陳惟正李譔李瓘書不可辨按洛中紀異錄稱刺史李譔爲母房太妃追薦造像成忽一道士來云君刻石須篆書乎我天下之能篆者李異之聽所爲則扁戶三日乃開化一白鶴飛去篆文宛然像背矣此涉誕妄不可信然李陽冰覽

隋姓賈氏鳳門樓人
遂時沙門道安建刹太行開安

結社于東林者爲是未嘗建刹于太行也豈法師隨安師
慈經後遂訛爲建刹歟又考青蓮寺有唐太和七年碑碣
云周有惠遠法師晉城霍秀人製涅槃疏擲筆昇空精義
入神以驗其旨臺之名由是始按霍秀村在澤州城東南
去寺不遠再考青蓮寺下院淨影寺明萬歷元年郡人孟
顏重修碑記云隋開皇年間高僧遠公俗姓李氏卓錫于
此春秋七十卒本寺所云隋開皇間正與前碑北周時人
語合其非東林之慧遠明矣况著涅槃疏擲筆騰空一事
在蓮社已屬幻妄後人因其名偶同又從而附會之古蹟
之傳訛類如此不可不辯 同上

元賈魯書文廟鼓樓二記魯書取裁于晉而氣骨蒼穩絕法

泉寺寺亦洪密禪師道場俗傳明建千峰暗脩靈泉者是也家竹垞先生跋語已載郡志中因尋碑刻所在并記之以待考 又按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勅云潞所奏山院種到秋夏田苗乞免苗稅云云考盤亭僻在萬山中石田不墾地力荒穢寺僧尚有蠲稅之請其時之民可知矣宜乎杜荀鶴詩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讀之慨然

冬秀亭詩話

郡東南青蓮寺寺左擲筆臺相傳晉慧遠禪師建刹著涅槃經成擲筆駐空得名是說也余嘗疑之按蓮社高賢傳法師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好學欲渡江從學范甯有志不遂時沙門道安建刹太行閼安師請般若經頓然開悟遂

一員往延寧之綏德州軍
精壯可用者編成什伍巡得兵伍千餘名委官統領之

兵之制始此宏治因推其法於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僉四名一百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後起邊之役出而民壯始擾民矣按明原點民壯爲土兵延綏盧祥初議本爲實邊邊兵有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及原點民壯爲土兵土兵猶寓於農彷彿鄉官伍兩族間軍師之遺意唐之昭義步兵宣潤等皆變化府兵而訓之比於汴宋陝西之義勇涅其面者蓋遠矣明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何民出也議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

近世桃巧之態昔人謂元人書法有復古之功豈不信然
惜其碑爲風雨剝蝕日就湮滅好古者不能不爲之動念
絳之藝文以帖爲重明宣德間石移晉宮久而湮沒竟
好書者懸千金購之而不可得惜哉所餘者蒼頡史籀
刻尚矣卽碧落傳雙鶴之神泮宮副右軍之墨猶與棘壁
並珍焉

省志

派化錄論民壯曰宏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
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兌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成化二年勅御史
一員往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監臨揀民
精壯可用者編成什伍遂得兵五千餘名委官統之時加

之越十二年滇南張大爲至又以其欲撤屋折枝而壓覆
亦從而神之各有記石刻槐亭壁上

庚

適晉紀行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
魯歷汴抵衛出脩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
冶器集焉渡清河田禾益茂嘉樹滄鬱居人引泉水爲長
溝以灌有水碓水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
悲風殊益人旅愴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
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
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爲豫并界兩山相對數十
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
顧中原悄恍無盡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

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軍無遠戍之
勞民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胡公所請亦土
兵云卽今州縣有事調兵募兵所過騷擾民不勝害卒不
得其止矢遺鏃之用此屬不念室家不肯出死力故也然
一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額設民壯護城池扞
牧圉卽土兵也若準兩漢守令之法郡縣土兵出使將之
豈使大盜橫行望屋而食哉顧名在而實廢行之者予其
權於三老嗇夫不免賣放填寫顧募頂役則不復有寔用
以今更張天下之勢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爲得用明時盛於王陽明在宋
之白芳子芳疑芍

亦從而神之各有記石以
其欲撤屋折技而

以死遺士心決闔猶可庶幾萬一因循至於饑相食十十五五不能軍而始出罷士身搏戰不亦晚乎且秦王尚自至河內發男子十五以上絕甬道而趙王不能發晉陽邯鄲未傳者與之角何秦之巧而趙之拙也前後四十五萬人命馮亭始之而成之者平原君馬服君子耳過長平爲丹嶺復上下險阻可三十里而稍平曠復小雨抵長子縣趙襄子所不欲走地也卽險當亦不如晉陽毋論繭絲也十一日五鼓發會潞安王守宮用來謁少止午飯余吾驛復陟高嶺至數重四望皆山雲日映帶如萬玉雉疊障高低作銀海衝濤決排狀已黑雲從東南至大雨驟降道路幾絕噪晚輕輿中下見數足蹣跚旁皆絕壑乃知浮滄海

俄而雨繚數十里中亘其半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
亦隨至誦唐人三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
然若畫爲小憩民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
足鑿落與人趾錯先後甚窘抵星軺驛初敷盡矣是夕涼
甚五鼓不成寐初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
曰孔子回車處按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
得會語也泥濘益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
軒輿抵喬村驛復小雨夜涼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辰飯
滿平午後飯長平驛卽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處也問
居人不能指其所第云傍村人鋤地尚得銅鏃如綠玉按
自此而北爲長子以至晉陽皆趙地趙旣築甬道秦何以

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同
人使從昇東嶺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碎

慶且脫險矣行里許復逶迤攀高嶺其峻陜視前更倍爾
復大作東嶺皆滅昇夫固衆然不能以左右輔輿第號呼
昇者使自力而已勉上輒前踣下輒後踣跬武藟粉度不
可卻奮而行又里許道差寬而權店驛堠火亦至稍稍定
抵驛將三鼓矣呼酒自勞且以勞從者察其容皆有淚漬
痕因自哂奈何以六尺狗一官也是夕雨不止十三日已
刻稍晴會行李亦至乃發兩岸皆高山絕雲中爲巨澗沿
水而北泉聲益奇巖峽束流爲瀑布爲簾爲怒虬爲渴虹
者不一蓋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盡則渡而右右道盡
復渡而左其險視西塘不啻類之凡數十渡氣竭興亦盡
矣未至南關驛薄暮宿來遠鎮民家二鼓始見月十四日

帆長江車太行道以危身借快目不易也薄暝渡漳河宿
禠亭驛十二日凌晨發午飯沁州又四十里小憩鋪舍大
雨忽復作轉入深谷中兩旁皆峭壁中通澗道雨益甚飛
瀑爭懸崖而下聲如轟雷又似蒼虬吐鬚意欲搏人車馬
濺濕澗道水暴發昇夫股栗計別取高嶺箭括一門十步
九退時時行絕蹬間陽壁直上不可捫陰壑數十百丈大
約如蜀中左擔山而高下陡急不可狀壁間飛流時時絕
道竭力爭而度久之抵一鋪且暝矣衆前白更十五里爲
西塘河驟漲不易涉也顧視鋪室皆已傾無所不受雨而
民居僅土穴數家不能容幸雨小霽乃決筴棄行李挾其
人使佐昇束瘳而前凡數渡水始抵西塘河河流砰湃嘈

復大作東嶺皆成旱
復大行里計後遂逾羣高嶺其峻險視前更甚

不能遽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陬而瘠其口無所不綰
穀非帝王都會也十六日履任

宋治平三年明道程先生來令晉城建鄉校七十二處社學
數十所行縣時親爲兒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
今人猶嚮往之陳跡竟莫可考惟鳳臺城西北鄉地名書
院村有明天啟間石碣書古書院三字先生所設教之地

正此一區餘皆無聞矣檄下縣凡古晉城所轄遍加搜訪

于鳳臺之五門巴公

有雍正十二年重修碑記

大陽東

明正德三年進士裴爵碑

記大陽西

明天啟五年碑記

來村

一名鳳樓鄉有康熙四十五年碑記

李村等里有

文廟六處疑卽先生鄉校之舊也于高平之辰堰郃庄石
村勾要建寧前里建寧後里魏庄徘徊趙庄米山吳庄裴

五鼓復微雨已飯盤陀驛山自是盡見平土矣申抵徐溝縣近城十里皆行沮洳間十五日四鼓發至城門署邑者始以月食告不及救遂行道沮洳益甚從騎多委頓泥中謠呼之聲相屬久之始畢渡大抵自萬善至盤陀七百餘里無非山者其中蹕爲澗澗旁稍高爲道道稍有羨地則爲市舍羨地稍寬而稍阜險則爲城邑城邑之所不盡坡陀上下則爲田其最下所視中原不啻數百千丈矣徐溝八十里至太原太原縣四塞天險其南出澤州平定北出代州道皆行萬山中獨西南抵平陽山以次大闢爲康莊耳太原城壯麗甚二十五睥睨輒作一樓卽神京所不知也蔡蒼有氣槩若趙襄子爾朱榮高歡李克用俱於此創

不勝其得志者亦地利然耳然偏廐而齊北

其親置第二而以吳作
載洪武登科錄曰洪武二年庚戌二月詔自今年八月

議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
中外文臣皆由科舉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八月京師及行
省鄉試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四年辛亥春正月定爲三
年一舉罷各行省連試三年之制二月會試事行中書省
命禮部尚書陶凱侍讀學士潘庭堅爲主文官侍讀學士
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爲同
考試官以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知貢舉初場五經義各一道易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
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
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書曰宣三德夙夜
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泉陳村李門馬村東宅周纂唐安古寨伯方有康熙七年重修碑記

富山原村小城等里有文廟二十三處皆無碑碣可稽即

得一二重脩碑記皆明季及國朝所立亦不言及創始

年月要皆先生鄉校之遺址多歷年所日就荒圯今所訪

合兩邑而止二十九處餘皆蔓草荒煙地且不可考况屋

舍耶恐此後更多隳廢遂悉記其處以待考古者冬秀亭詩話

陵川令黃國燦學廟記謂攷陵川宋金時七狀元接武十二

進士濟美一邑之科名甚盛至明時澤潞沁遼四州三百

年進士及第者才二人壺關郭翀洪武開科傳臚第一上

寢其貌置第二而以吳伯宗舉首前明高平趙軌郭翀傳

載洪武登科錄曰洪武三年庚戌二月詔自今年八月爲

有餘歲若異國
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

二場射禮論擬漢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建武二年擬唐
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詔貞觀十八年擬唐魏徵謝除侍
中表貞觀七年三場策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
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
尚矣自是以下漢以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爲章
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定新樂祖孝
孫奏雅樂房元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
舉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千
戈載戢紀綱旣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詔興科
第博采群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較藝請以立
經陳紀之事相與講明之夫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

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詩釐
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春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
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子光己未同
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襄公三年禮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四書擬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
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皋
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

祀焉果恍惚凝禱而祀焉且神之爲神也或寂或見果茲
災福焉今敷爾諸文學之士請言有無敬慎何如哉所謂
勤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
不遑暇食者果何爲耶豈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宜
莫急于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
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
然與蓋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畧明日張榜授
職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二甲楊自立等十七名
出身三甲姚宗敬等一百名皆同出身賜伯宗朝服冠帶
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詣先師廟釋菜
郭翀潞州壺關縣人授吏部主事吳公達麗水縣人戶部

而聞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
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
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蒞政也
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遺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
舉之與資格孰爲銓曹之要法乎鹽鐵國之大利也何以
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國
家惟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
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二月
朔九日策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策以敬天
賜民爲問制曰天道穹隆而邇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
焉地道鴻龐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

士定甲第而無去取蓋彷彿制科之意其無去取者重革
前元胥役游食奔競非科貢不與官取士之數不足當任
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是以人才常不足用亦猶唐宋兩
太宗深懲六朝五代之亂以刷滌垢汗勸人忠義爲本連
闕禮闈收采時俊嘗謂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非謂中式
舉人皆賢無去取也顧唐宋進士科兼詩賦明經科主經
義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於是焉出
蓋經義近正不免習爲學究詩賦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
百家古學有關於治豈詩賦之得人哉自安石黜詩賦崇
經義至今一以取士經義之外不問其餘經史百家不復
知爲何物學日專識日陋而才日下不過明經一科耳科

主事二甲皆授主事三甲皆授縣丞李素卿同縣授宜春
縣丞潞州晉罡樂安縣丞長子郭隣福清縣丞屯留王錫
崇仁縣丞潞城張鶴縣丞王砥縣丞高麗入試者三人
惟金濤登第授縣丞柳伯林實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
自此至洪武十七年甲子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
比子午卯酉年八月鄉試辰戌丑未年二月會試按志稱
字飛卿洪武傳臚第一上寢其親置第二三百年間澤潞
沁遼四州進士及第纔兩人以爲澤潞沁遼之文章無以
當上意先朝許狀元陳狀元趙狀元七狀元祠雙狀元墓
不具載今澤潞沁遼乎澤潞沁遼之厄兩人不可不傳因
家開科取士得人之制亦不可以不傳明之進士古之制

耳杜黃裳訪名士於今疑市李沂公獎孤寒於今疑迂李
崖州擢浮薄於今疑黨黨與成於下奔走市交而迂濶率
厥爲無用於是南宮進士東閣郎君有才如原父無勢似
章特應避不避而私收之矣固宜澤潞沁遠之及第者絕
少也夫澤潞沁遠今固無文章也三歲傳臚拔擢平地登
天豈遂足以畢文章之能事而秤量人才可乎人才之有
愧於古經義累之也經義取士正矣士習不可猝變莫若
初場問策洪武初止一問題少則所對明所對明而士乃
通今二場科論表判題多則所學見所學見而士乃博古
天下通今博古之才不明經義者無之三場試經義上有
以辨所習之淺深下有以識所取之輕重天下之士皆將

場雖兼論表判策非主司之所重亦非士之所習數其有
無而已矣數其有無豈文章哉無文章安得有賢良人才
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王晉溪議官資之濫宜有黜落韓
愈能文章黜於吏部歐陽修知文章別爲劉幾而必黜之
去取不可以不嚴邱瓊山論題目之險國初題目見成通
經者通其意耳後乃割截牽搭致文章穿鑿支離以希合
主司之求宋御藥院印給試題所出罷上請之例差試改
人爲天地心賦開換題之端經義不可以不正王守溪廣
經義取士之法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
意必兼通諸經博學子史詞賦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劉業
柳開特賜及第盛名不工爲詞蘇軾蘇轍爲展試期直諫

焦爛者澤之鹽筴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攘利者出
如梟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劫各縣鹽店十
三處械石擊傷官弁斃捕役七人後駢首而誅者至二十
二愚民脅煽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仇守城戒嚴如遇大敵
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蠹凌漸流不靖爾民
知向利而害隨之不若戮力畊桑以長享熙暉之爲安且
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田不勝遽以
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逆族中捏說構造一冊行次沁
水縣遂匿名詭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傳奇然及
布置形勢關隘鈔糧計畫精詳歷歷如見諸行事且將平

爭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才之用澤潞沁達亦可以勉強有成矣

池北偶談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重行會試按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以監生開利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二年

萬壽覃恩重行鄉會試

今上卽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國朝曠典而茲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洎斯郡民氣多淳良迺猶有不逞者竊發致勞靡思雖不經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

焦爛者澤之鹽筴本清嚴康熙四十二年忽有攘利者出
如梟徒李奎俊姬八等聚衆至九十餘人劫各縣鹽店十
三處械石擊傷官弁斃捕役七人後駢首而誅者至二十
二愚民脅煽遂猖披潰決與官府仇守城戒嚴如遇大敵
幸渠魁喪元而梟黨鳥獸散矣習用蠶凌漸流不靖爾民
知向利而害隨之不若戮力畊桑以長享熙暉之爲安且
久也

雍正五年有臨汾縣諸生李亨榮者以代人爭田不勝遽以
鄉民田姓者指首叛逆於逆族中捏說構造一冊行次沁
水縣遂匿名跪投而去書中繪畫前後情節如傳奇然及
布置形勢關隘多糧計畫精詳歷歷如見諸行事且將平

爭自琢磨奮於功名而翹翹然興起文章以此盡人才之用澤潞泌遠亦可以勉強有成矣

池北偶談載會試二亥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重行會試按順治丙戌舉行鄉試至康熙十六年丁巳以監生開利山西合河南山東于豫省鄉試康熙五十二年

萬壽覃恩重行鄉會試

今上卽位癸卯四月鄉試八月會試甲辰二月鄉試皆

國朝曠典而茲郡復不乏人備載之以資談故者

檢閱舊卷頗用憮然念洎斯郡民氣多淳良迺猶有不逞者竊發致勞靡思雖不經見然慮教化未洽俗不長厚有

不爰焚連翟斌如斬廣等六人正法太原西市王君威等
八人監後取斬其案始定澤田山負險每易藏奸司牧者
宜嚴禁左道勿令嘯聚致噬嚙無及也

雍正十年六月十二日沁河里茹立奇報秋泉里宋二海山
等聚衆行兇強洗旱婆糾率七村居民千餘人圍住黃河
村言本村茹聚珍妻衛氏生下旱魃抱兒出驗並無帶破
面人多詰襍聲稱無論是與不是必欲淋洗旱婆爲名竟
將衛氏湯穿孝服擡放下河潑洗冷水又將茹氏房屋拉
毀手持三眼鎗大呼盤古初分洗過旱婆今日孽火星落
在他家屋上稱他龍母三聲不出七日卽雨現在五日內
下雨此是明驗等妄語邑令羅著藻立即重懲極示首惡

時睚眦之嫌亦盡行羅入并又造作姓名里居致使撲捉
無辜羣地受阱幸獲齒在旦夕而震隣之驚已徧處處矣
梟獍皮毛亦被文彩倖成性變而獲免職在師儒宜以
詩書導迎其善氣俾性情風化咸歸詠歌舞蹈之中良苗
易殖狼莠不得而穫也

雍正五年間靳廣聚衆爲匪一節緣廣向入白蓮教長子縣
張冉公黨冉公每思劫掠富室繼濟源縣卜者翟斌如至
潛謀不軌廣遂棄張依翟翟亦志在劫掠迨魏智盜機先
發廣黨遽歐差橫行而逆跡大著矣其教有彌勒佛白蓮
等名齊公齊母等目皆喫菜事魔法斷葷酒身被黃衣布
散黃符朝夕禮拜病不服藥其葬親不擇地唯教主指示

此中他毒死皮內起胞骨殖青黑也聞諸土人解毒法先用桐香焚燒并投桐木片入坑可辟臭毒又高平魏庄有豫民張敏等販猪爲業因小猪誤落糞坑二客下坑撈救皆中糞毒殞命驗其牙根骨青黑色上下唇吻發青與吳起鳳等同是糞毒殺人較他毒尤甚二案可謂明驗矣恐後人有疑留此備考并宜添入洗冤錄以清冤獄也

民俗小兒死不瘞棄置原野任群犬噬咂謂可免生而不育之累過者不忍視夫父子天性死而掩之亦必有道乃兩骨慘委羣噬豈復有仁心哉士君子急應善化降此毒瘡

游城以曉愚頑澤地多旱每逢祈雨輒妄指生兒殘缺及
墮地卽死者爲旱魃其產母必將冷水淋洗多致產後受
傷身死聚衆橫行愚民惡俗殊駭聽聞其妄誕不經與河
伯娶婦何異父母斯民宜申厲禁

澤郡玉屬皆山高土瘠耕者以積糞爲壅灌計否則儉收矣

孟子所謂百畝之糞蓋統上下農夫而均利之每見居民
文契皆載糞池幾區坑屋幾所入券中一有不均攘臂結
訟其俗習如此高平生員祁軾家因淘糞坑吳起鳳等連
築三冷高平褚冷因沈冤錄不載糞毒一條疑案據連竟
以嚴禁通報嗣委鳳臺羅令檢驗三屍並無傷痕惟牙根
骨青黑色件作僉供抗糞冬糞夏春夏秋三季毒氣鬱蒸

